

同官县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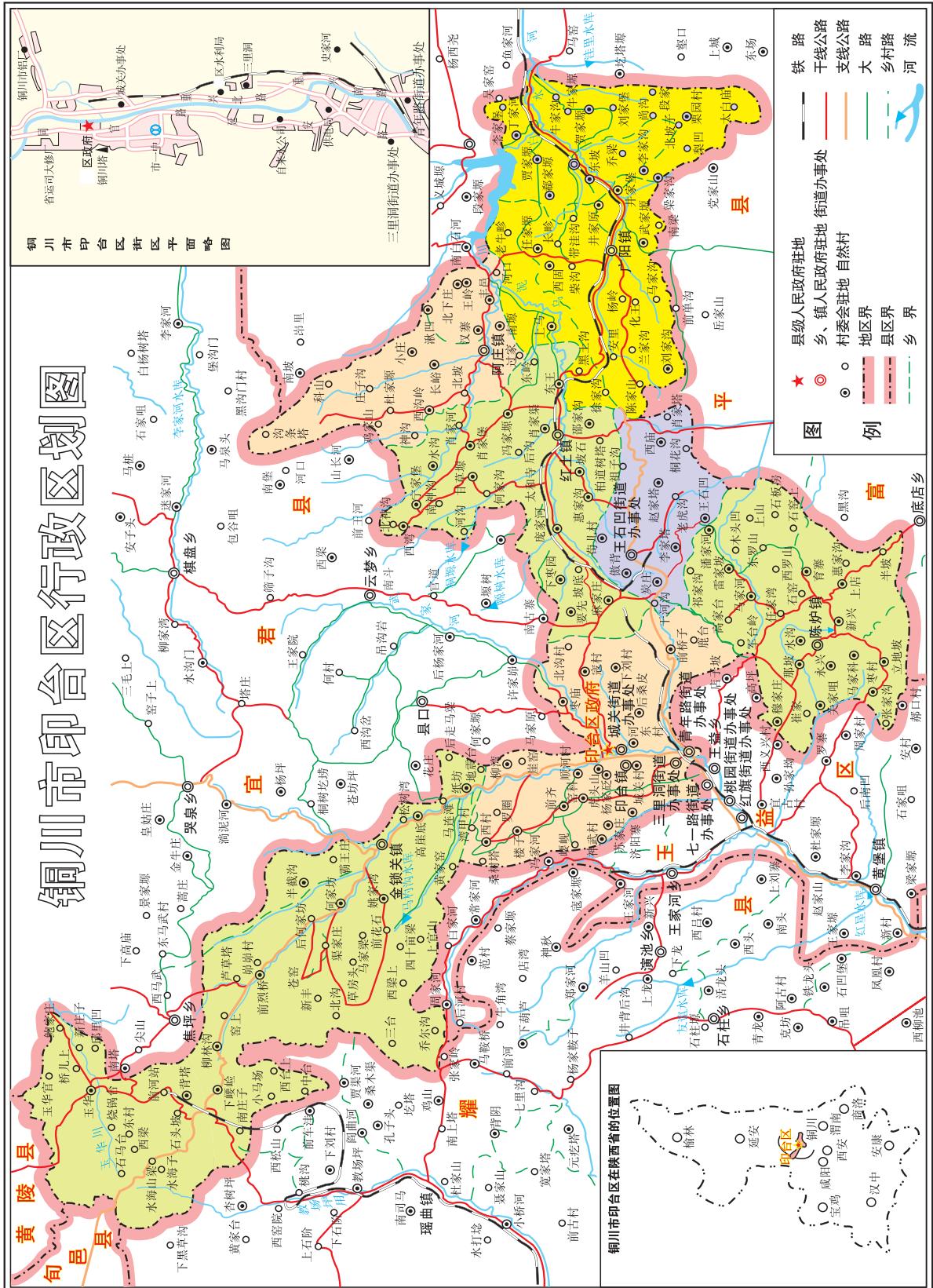
整理委员会
铜川市印台区《同官县志》

同官县志

(明)

铜川市印台区《同官县志》
整 理 委 员 会

承 印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6开本
印 张 5.5
彩 插 4
字 数 65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一版
201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陕)2016—0114



百年以前的同官县城（此照片珍藏于国家图书馆）



前　　言

以史为镜，可覩国运兴替；以志为鉴，乃知一方得失。值此印台迈入“转型发展，追赶超越”之新阶段，重新审视其过往的历史，于深化对区情的认识，传承文化，进而从前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更好地助推富民强区将大有裨益。

历史的印记浓缩着一方地域的灵魂，也承载着一方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印台，古称同官。追寻印台走过的历史，《同官县志》便是最好的资料。现存《同官县志》从秦起述至民国，囊括天文、地理、建置、物产、人物、宗教、教育、风俗、司法、武备、交通、水利、工商、田赋、官秩、杂术、古迹、艺文等各个方面，荦荦大端，搜罗备尽。无论是孟姜女的凄美传说，还是葛洪成仙的奇谈轶闻；无论是耀州古瓷的发展源流，还是秦王府琉璃厂的兴衰盛替；无论是山川风物的千奇百秀，还是人文宦迹的升沉殊致；大到地方兴衰、兵燹战乱，小到一人一事、一乡一里都可在《同官县志》中得到来龙去脉。《同官县志》中所记载的舆地风物、往躅遗迹可以为发掘今日印台之价值提供重要依据，所收录的名儒美宦、孝子贤妇的嘉行芳迹也有助于今日印台之道德文化与廉政建设。

《同官县志》传世至今有三部，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县令刘泽远敦请名儒寇慎编纂之《同官县志》，清乾隆三十年（1765）知县袁文观纂修之《同官县志》，民国三十三年（1944）陕西省第三区行政督

察专员于正东聘教育部部聘教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务主任黎锦熙总纂之《同官县志》。明清两部多为手抄本，年湮世远，又历战乱变迁，大都散佚。民国《同官县志》，年代较近，传世最广。其参酌旧志，秉承新时，创意重修，资料翔实，搜罗详尽，体例完善，蔚然大观，为关中名志。此次整理在 2006 年出版之基础上，对照电子版藏书，借助多重工具，多方考量，慎重求证，重新考订字词、断句，更正错讹，补充疏漏，力求更加完善，更接近原志。书稿的厚重只是客观纸张，书稿中所蕴含的数千年历史文化才是真正的矿藏。诚如民国二十一年《重印同官县志记》所说，同官虽系斗大山城，菁华亦有所钟。整理过程中，我辈深感承担的不只是几部旧籍重新面世的责任，而是古同官历史的沉厚以及为今日之发展推波助澜的使命。这种横亘古今的厚重感，以及它对今日的重要意义都让我们感到眼前的书稿之珍贵，肩上的责任之重大。谨小慎微，惟恐不周。然而毕竟学识有限，尽管力求精准，也不免有疏漏之处，有待方家雅正。

编史修志，彰往察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旧志的保存与流传也是这一优良传统的重要部分。在整理《同官县志》的过程中，我们体味历史魅力的同时，也深刻意识到整理志书之工作对地方发展的重大意义。历史绵长，未来长远，修书为镜，资治一方。作为方志工作者，我们要做的还远远不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修志人的学习和探索永无止境。庆幸此再版《同官县志》能赶上印台文化兴区的发展进程，诚愿此志书能为塑印台兴区之魂添花增彩，助力于印台文化之大发展。

铜川市印台区《同官县志》整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校点说明

一、本次整理校点《同官县志》是应印台社会各方要求，在2006年旧志整理基础上，再次整理校点的一部旧志资料书。

二、本次整理坚持尊重历史、求实存真的原则。以现存于世的明、清和民国三部《同官县志》藏书影印电子版为蓝本，详加考订，严格校勘，重新排版，成为本次整理校对版《同官县志》。

三、本次整理所参考《同官县志》藏书的电子影印版分别是：明版《同官县志》崇祯年间手抄本（陕西省图书馆藏书）、清版《同官县志》乾隆三十年手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五十八年印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藏书）、民国版《同官县志》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

四、本次整理为了充分尊重原著，保存原志风貌，改变了2006年旧志整理中用括号来区分注释的方法，采用大小字号区分正文和注释。其中正文用宋体小四，注释用楷体五号，严格按照原著中大小字各自的位置、篇幅进行区分。

五、本次整理中标点严格按照国家标准（GB/T 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的要求，维持2006版正确的标点，改正2006版有误的标点。“按”后一律使用冒号。

六、本书对于明、清、民国三部同篇中文字、语辞存在差异之处，未敢妄改，依然各保留其原状，以便于方家考证。如明版《同官县志》中礼部侍郎王图《题姜女祠》中“钗影不缘风日灭”，在清版《同官县志》中作“钗影不缘岩石灭”。

七、对于民国《同官县志》卷二十七中的《同官注音符号发音表》，2006年旧志整理中，为了便于阅读将表中注音符号下方所附之国际音标替换为汉语拼音。今保留其汉语拼音，但为体现原书风貌，特将原著中注音符号所对应国际音标再附于后，并严格按照汉语拼音书写规则规范其对应汉语拼音。

八、本书在2006年旧志整理基础上，对照电子影印版，补缺不删除。即对于2006版所没有而影印电子版有的内容予以补充，对于2006版有而影印电子版未体现的部分内容，维持2006版不变。

同官縣志



新修同官县志序

同，长安北鄙下邑也。旧盖有志，自杨怀来之志行，而旧本不可复识矣。杨志，即今所版行者，相传从耀志窜入来，同于耀为支邑，志同，志其梗略耳。夫志者，志也，法不厌详，不详掛漏，且不古何程，不详何征，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有如展卷便尽，一登高指点足矣。奚志为？矧怀来距今余四十阳秋，其间陵谷变迁，政治革仍，风俗易移。与夫人文之盛替，宦绩之媿疵，不无俟于后者。走衡阳初，便欲补所未备，续所未入，会诸侯荒芜，有志未遑。越再岁，走不惮心劳，百务粗举，同之民似于安于余之拙也。于是复申前志，折简三老五更，再三商榷，金曰唯唯。余乃敦请寇先达永修氏执牛耳，秉椽笔焉，属茂才梁生可贤、杨生瑜汇辑之。而永修氏倾八斗五库之藏，悉心独断，不遗余力，以是岁中秋下浣，抵今长至之辰，三阅月而脱藁。其卷有十，其目五十有四，其言三万有奇。上下古今，犁然大备，精核而简当，名实双美，久大兼该。余不佞，得寓目其间，藉手成不朽大业，以不遗守土者羞，允哉，一邑之信乘也！法戒具在，取则不远，走与士民，窃视为蓍蔡，非止为纪事之资已也。余因是而有感焉，同之隩区，高山陡涧，饶居什九，砂砾硗确，强半不毛，殆描写同民荒凉不堪之景乎！水之得泉于山者，洪流细派，未足浇半亩之田。倏忽暴发，并撮壤亦化为乌有。同民之愁，殆于水而俱长也。山之奥坳处，时有复穴，三五成村，鸡犬无闻。

睹乐土而思适，谓人兄而乞哀，又同民琐尾之恒态也。是他邑之山，可供揽结之清；赏他邑之水，可备临流之乐；饥他邑之民，可动观风庶矣之叹。加富加教之想，而同之山、之水、之民，可堪十日之哭者也。仁人君子，披图而览，倘亦有为山灵短气，河伯失色，穷黎扼腕者乎？同民窃翘首以待苏生矣！至居宗国而计桑土，诸君子谅有訏謨，守土愿窃有请焉，此余作志意也。若曰昭往迹以供见闻，又奚以志为？又奚以志为！

同令刘泽远题于役祠官舍，时戊午冬十一月念一日也。

修志小序

同志始于嘉靖之杨曹州，而怀来君再删削之，阅者嫌其语焉不详，且株守四十杞无变计。迄今春，大梁刘侯分符视同，适余归省，乃文献是征而谋诸余，余谢不敏。无何，而余遭家难，侯亦政故鞅掌未遑也。日月荏苒，倏忽改期，侯劳来安集，惠穷恤孤，剔蠹爬幽，饬圮屏罍，同渐有起色，将前盟是寻，余以读礼故，再三谢去。复自春徂秋，而侯捐俸付梓以待矣，始不获已，操觚襄事于左右。三越月，次成十卷，本之先达者什四，據之臆见者什六，仰副侯嘉惠后学盛心焉。噫！志，史流也，贵简而赅，核而实，质而不俚，赡而不秽，兹有一于是哉？哓哓焉吁穷号苦，作乞怜状，是亦穷民图耶？于志乎何有？虽然，文不娴而意善，观风君子，倘不鄙而掷之，获尘乙览，得无有哀其状而请命者乎？而同其有瘳矣！此余之深心也，他又何知焉？

万历岁在戊午，仲冬之吉，邑人寇慎书于澹宁山居。文林郎知同官县事、大梁刘泽远无怀父总裁，赐进士出身、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寇慎永修父纂修。

署学事耀州司训杜化鹏扶摇父、举人寇遵典因之父订正。

生员：

寇遵孟 李惟亨 冯 詔 温 煦

冯嘉凖 冯光国 梁可贤 杨 瑞

同编次

重修同官县志序

同志始于万历之戊午，越十八年而遭寇氛。简版半付煨烬，年来竟为废书矣。阙里孔侯，抚残编而叹，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国无史则一代无文献；邑无志，则一方无故实。同虽弹丸下邑，昔为天府故壤，其陵谷风会，往躅遗迹，缺焉不载，将憇憇长夜，观风贡俗者宁无遗憾乎？特于鞅掌兵赋、拮据薄书之暇，搜缀其断简，补辑其缺略，条分缕析，纲举目张，义例虽仍其旧，而事实颇增于前，捐资付梓，镌为成书，昭示来兹，甚盛典也。盖侯渊源洙泗，以道德文章见诸事业，名世鸿裁，足称不朽。顾余末学，滥竽斯役，正愿执鞭博雅君子，正其讹谬，补其阙失，兹微惠于侯，岂惟余小子固陋是饰。而一邑山川田赋，官政人物，萧条凋瘵之象，昭如列眉，将采风者察风俗而达民隐，嘉赖岂浅鲜哉！宁第曰文章饰吏治已也。

崇祯庚辰仲春之吉，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兵备副使寇慎书。

同官县志目录

卷之一 地理志（1 - 6）

沿革 疆域 星野 乡里 山川 风俗 桥梁
市集 关险

卷之二 建置志（7 - 14）

城池 署制 庙貌 坛壝 堤防 武备 恤政
邮传 铺舍 坊表

卷之三 田赋志（15 - 20）

田亩 赋税 物产 稔役

卷之四 学校志（21 - 24）

文庙 儒学 社学 射圃 学田

卷之五 秩官志（25 - 34）

题名 名宦

卷之六 人物志（35 - 39）

宦业 孝子 节妇 义行

卷之七 选举志（40 - 49）

荐辟 举人 进士 贡士 例贡 擢吏 武职

驰封 封荫

卷之八 古迹志（50 - 54）

故城 山寨 祠庙 寺观 八景 坟墓

卷之九 艺文志（55 - 65）

碑记 诗文

卷之十 杂述志（66 - 68）

仙术 寓贤 灾异 附录

目录终

同官县志卷之一

地理志

先王画野分州，非故为是弊也，盖度地居民，则壤定赋。于是乎，在同虽弹丸地，然自秦以来，介在三辅，其崇山峻岭，怒涛绝壁，殊称胜地。昔人谓南则关中之襟喉，北则延宁之要害，信为不诬。其间沿革异时，封域异制，星野所分，乡里所聚，山川峙流，风俗习尚，桥梁利涉，市集利用，至于厄关天险，皆地理中所当述者，容弗志？

沿革

秦属内史隶于司隶校尉 役袒景帝二年分内史为左右，以其地为役袒属之左东西广百里，南北袤一百二十里。按：同亦百里提封也，稽其物力，不足当沃腴之九一，何哉？盖山高土瘠，强半不毛，瘠地徒多，校田殊少，所称幅员百里者，宁弃壤耳？夫沃野千里，关中所以称雄也，而同得错壤其间，得无同类而称之耶？噫！达民隐，宣德意，是所望于观风之君子！

星野

《史记》：“天赐秦穆公鹑首之地。”《天文志》：“雍州为井鬼之区，鹑首之次。”《汉书·地理志》：“秦地为东井、舆鬼之分野。”旧志考同入东井一度。自保章氏失职，谈星家纷如聚讼，独叹《地理志》载分野

为始详，然亦不无可疑者。今雍在西，而鹑首则在南北之躔次，何其相变也。唐一行谓诸星有山河脉络之两仪，霄汉升沉之四维，认而识之，可以见其相配。近世戴平仲又引有分星而无分野之言，以证其不必尽泥，大抵载籍极博必考信于书史。然四星聚牛女，而晋元王吴；四星聚觜参，而齐祖王魏；慧星扫东井，而苻坚亡秦；景星见箕尾，而慕容德复燕。此皆书之史册，为星野之验，班班可考者也。然雍之当井鬼也，何疑？按：分星以察妖祥，知微君子，宜辨之蚤矣。

乡 里

邑初编户二十二里。一里失记。

同川、东阳、南阳、西阳、北阳、上官、常宁、长乐、神水、丹青、柳池、修文、忠孝、永安、安阳、资惠、集贤、雷平、永受、阜厚、和豊。

安阳里村四 岷峪、罗寨、周村、义兴村。

集贤里村六 妮姑、何家娃、高坪、安河、宜兴、贺家楼子。

自同井制废而乡里始分，怀古者每为之三叹，虽然，犹有遗意存焉。乡以萃涣，作息共发，可以观仁。里以辨群，臂指相维，可以观礼。且奠居御患，诘奸禁暴，而义未始不肃然于其中，安以其非古而少之？然今日滋病矣，同为尤甚，何也？山高地瘠，旱蝗叠仍，民多鸟兽散去。是他方之病，病在杂聚丛奸，而同之病，更在荒村断烟，而几于无乡。他方之病，病在里社鲸吞，而同之病，更在代赔逋赋，而几于无里。即此十三里者，亦只寄空名耳，然同殆不知所终也。噫！茧丝乎？保障乎？仁人君子当必有以辨之者。

山 川

同官，山川多绵亘，又率坡涧，不可尽名，今志其有名者。西北有

金山下有姜女祠，见《古迹》。有虎头山状若虎踞，故名。西有济阳山，有嶂山三山皆为邑城所附。其虎山崖下，有水清流不竭，流引县治中。其济山下，又有方泉，甘冽异常，宜酒宜茶。城东有龙蟠山状蜿蜒如龙，与虎山对峙。北二十里为马兰山即都尉张光戍守地。北三十里为西高山，山东为女回山其山横遮无路，忽道陡崖谷出，世传秦兵追姜女迫甚，山忽转移，追兵迷，姜故得免，书以传疑。山东为神水峡其峡路通边，甚为险阻，见《关险志》。峡北十里为北高山《长安志》：“层峰秀出，巅有女华神祠，每天风雷多从华岳至此，旧传华岳女君在此山，人因立祠，每旱祷雨多应。”上有哭泉姜女负夫骸，道渴，哭之，泉涌出，其声呜咽，故名。以北入宜君境，西北十里为润山中有一石，每润则雨，一曰圣水山。西六十里为文王山山有文王庙，见《古迹志》。西为武王山有武王庙。西南为白马山有白马庙。南入耀州境，县南二十里为飞仙山中有石洞，为葛稚川仙迹。又南为凤凰原，又南为兔窝岭见《古迹志》。稍南为金牛岭《陕西通志》云：“牧儿遇虎于此，会牛与虎斗，牧儿得免，秦王亲射虎岭上，获之，因名其岭”。东南三十里为三泉山与耀州将军山接。又东为鳌背山冈峦似之，故名。与富平县明月山接。其水东北十五里曰乌泥川出车挽沟合汉井水，东流入蒲城境。北四十里有小石磐川偕马兰山合大石磐川，东流入宜君。东北五十里出北高山者为漆水其水源多漆木，故名。至县城频山下受铜官川自县北五十里来，《水经注》曰：“铜水出祋祤城东北，西南流经同官，谓之同水，即《禹贡》沮水之原，合慈马诸川，经县北子午岭，受榆谷水，南流与漆水合”。又南受雄同川水，又西南受雷平川水，又西南入耀州境。二水岁溢而善崩，甚为城患，且终县境无灌溉利。

按：虞制封山浚川，盖山川洵为国重哉，同固蕞尔下邑，封壤殊胜。余尝涉漆沮，登女回，振衣西北两高峰之巅，俯眺区域，见层峦耸翠，百波胜涌。美哉，山河之固，萃灵之薮也！意为笃生哲人，后先相望，

以为明时麟凤而胡其寥寥也。说者率以山促水轻为解，夫眉山以苏重，渭水以吕奇，是在有志君子愤发，其所以为雄，安在其块然者独靳哉？

（附）漆沮考

按：三石氏曰：“关中言漆沮者多异，惟出同官经耀州者，入渭在丰泾之下，正与《禹贡》合。”《诗》言：“自土沮漆。”在丰泾之上，非《禹贡》所尝指矣，此别为一漆沮也。若洛水，亦名漆沮，则以漆沮东合洛水，即通名洛水耳，故自孔安国、班固以后，皆曰洛，即漆沮是也。至以郑白二渠为漆沮者，盖徒见二渠入石川河，石川即名漆沮，遂以二渠为漆沮，则大误矣。余览诸地志，率多牴牾，惟《雍录》记雍地四漆沮，证据甚明，余故采其说著论焉。

风 俗

《诗传》：“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质直。”汉贾谊疏：“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旧志：“同民专务稼穡，不事织纺，不习商贾，民少生业，故贫。然亦能蓄积节用，不事华靡，礼仪多阔略，但俗信巫觋，重淫祀。西北惟力田采薪，东南多窑冶采炭，以为生谋。”又云：“大都民多质木，士尚气节，有先王之遗风，冠礼久废，士大夫家间一行之。婚礼，纳采问名，纳币奠雁，亦如家礼，然乡村间亦有论财致逾期者。丧，亦遵家礼大略，然多作佛事，殡则多聚优人，戏谑以娱吊客，近亦稍革，独其亲朋相助营办，殊为可称。祭，惟仲春孟冬，设时食诣墓所以祭，余节盖多略云，至于报赛神明，则不吝重费，亦以沿习久也。”《书》曰：“四方风动。”谓如风之所鼓，无物不从，盖神之也，而俗则以习成焉。同故丰镐近地，渐磨先王仁义之化者不浅，以故人多质朴弗华，取义弗狡，捐介弗贪，憨直弗负。重远行，故鲜商贾；专农事，故苦力作；尚

儒经，故士多抗；轻刀笔，故胥吏少。灾患相恤，婚丧多助，倡优无聚，奸盗绝迹。昔人谓重厚质直，有先王遗风，信哉！然今日亦少变矣，物競于华，而人趋于伪，以耳目所睹闻，惟学士家循循笃行，庶几古风者什之三四耳。余不自知，日习于非，而风斯下也，宁不为之太息！虽然转移之权予上，潜挽之机予士，昔万石君家，子孙燕居，申申王烈，居乡讼者望庐而返，伊何人斯？夫民之秉彝，古今一也，余于贤士大夫有厚望焉。

桥 梁

县治明远街中有钟楼桥济山暴水所经，万历三十四年居民重修。北则为虎溪桥虎山下泉水所经，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欽重修。南则有龙溪桥嶂山下泉水所经，万历三十六年居民重修。东则有临漆桥县治东街之北，亦济阳山水所经。西侧有义济桥县治北虎溪巷西，万历四十年居民习童蒙、田水新建。城南一里镇南桥嶂山南一里漆水所经。南二十里为蛤蟆桥兔窝岭水所经。桥南十里有通济桥众山暴水所经。

按：先王之教，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尽制曲画，仁泽甚溥。余邑为多水潆洄之区，且当边关孔道，而寥寥数桥，曾免病涉乎。盖暑雨以后，洪波荡漾，多不能桥，即桥亦随没去，故轮蹄踵至，徒望洋而叹，莫可谁何而已。计惟水涸之，候戒沿途诸津，备筑草桥，暂为权宜，以免裂肤之苦，是亦王政所不废，而迂远者之所忽也。噫，易忽而不忽，其惟仁人乎！

市 集

邑市集，在明远街中。东则陈炉镇集去县三十里。东南则立地镇集去

县三十里。北则哭泉镇集去县六十里。西则演家池集去县三十里。

按：聚货曰集，《周礼》设司市以掌之，分地辨物，禁靡成贾，结信刑暴，革伪敛賒，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余邑诸市，惟布、粟、蔬、薪而外更无长物，往往即日用所需者，必走他方以致之。廛市萧条殊甚，即市法若在，将焉用哉？是以荒年无从得谷，丰年谷贱不售，徭赋莫办，生计日艰，同民亦苦矣哉。

关 险

金锁关在县北三十里，关有神水峡，峡东西二路，一通延绥榆林，一通宁夏甘肃。道从石峡中出，傍高山夹峰，绝壁千尺，水流汹涌，响振山谷，实为榆塞秦关襟喉要地。《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兹金锁天险，且当边腹之交，竟漫视之，何哉？大狃狃于承习，以为此蕞尔者，方在腹里，诚无烦于饬兵糜饷为者。然熟察今昔之异势，而历数之，秦固威振匈奴矣，汉则守朔方，唐则筑受降城，即宋亦提数十万之师雄镇延州，而今何恃哉？受降失矣，东胜不守，致深山大沙，险反在彼，蠢兹乏计，方迫在门庭。

世庙时，蜂拥长驱，直薄宜君，特再昼夜力耳，宁不为之寒心！向尝军此，为秋防计，后因款故撤去。然今日之危情可知也，而讵可重信？姑置不论。即兹山连秦岭，黄芦扼吭，回寇每肆陆梁，劫掠殊惨。尝至勤大军，尚尔逆我颜行此，尤切肤之患也，而可以概不讲哉。曩亦议移守道著兵于此，曾经移文，使此策诚行，即查复荒地立屯，充饷于防回防荒，殊称两善，而无如其中止何也！虽然老成谋国，自有长策，此区区管见，谈何容易，谈何容易！

同官县志卷之二 建置志

易著设险，诗咏攸芋，盖所以壮国威宣政治也。同官城池署制，始缘草创，固多鄙陋，渐经修饬，亦觉壮丽。有可书者，至报本崇祀则有庙社，御灾捍患则有堤防，耀威灵则武备不弛，广惠鲜则恤政时勤，邮传以通行李，坊表以树风声，皆政之大者，容弗志？

城 池

同官旧无城，傍龙虎诸山为城，漆同二水为池见《耀州志》。景泰元年春，檄同官筑城凿池，未竣。时知县樊荣力肩其事，会漆水堤崩，荣亦迁去，知县傅鼐继修之。成化十九年秋，城池告成，工久中止，至是知县颜顺方续成。弘治元年夏，城崩重修，作石堤以障漆水知县王恭任其事。嘉靖三十二年秋，大发丁夫，增城浚隍，备诸险塞。时虜报甚急，守道移驻于此，知县亢庆鸿修，并筑济阳寨、永宁寨、神水峡两岸门，凿西北诸山路。万历元年春，修丽谯雉堞易砖。知县威州吴洸增修，因名其门，北曰迎恩，东曰望函，南曰文明，西曰控羌，又东凿二水门。万历十八年夏，水崩迎恩门，秋改置，正北曰镇远门。旧门东北向，每惟水患，至是崩，知县武陵屠以欽改置。万历二十一年筑北瓮城，开宣威门。时以北门直突，知县定兴马铎筑。万历四十一年，复开东启元门，建复屋三楹。先时东望角门，水啮崩，遂筑塞，久无东

门云。至是，知县泰安梁善士开建。城制旧高二丈，延袤四里，三百五十步，半附虎山、济阳，嶂山之麓，隍深一丈，近患水，城址渐促，延袤四里，知县大梁刘泽远扁其四门：曰北接灵朔，曰东来紫气，曰南近长安，曰西镇戎羌。

考《五经异义》曰“子男之城三仞”。《公羊传》注曰“子男之城五雉，高三雉”。然同官城垣，半附山麓，规制可以式度哉？惟有烦于借箸者，城多溪水，夏秋善溢，兼漆同之汹涌，外薄每至，不浸者三版。虽堤障以后，患殊少息，然聊以固吾圉尔，讵可长恃无恐？尝读《月令》，岁孟秋之月补城郭，仲秋之月筑城郭，则勤视时筑，亦不得置之为迂谈。然尤有隐忧焉，山路多岐，且东城水窦，广可寻计者有三。一不戒，而不逞之徒，将凭陵窥伺，玩弄于股掌间。往事可鉴也，计惟严侦、候戒、铃柝，或可先声以伐其谋乎？

署 制

县署 在城西，中为节爱堂五楹，景泰初知县樊荣重建，西安府知府吴孟祺题。其堂两翼为积贮库各三间，左右为六房十二间，中为戒坊旧有戒石亭久废，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大梁刘泽远新建。前为仪门三间，泰昌元年知县大梁刘泽远重建。西南隅为狱，左右为角门。东为鄼侯祠一间，并祀土地、马神于其中，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刘泽远新建。祠前为寅馆三间，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大梁刘泽远新建。馆前为催科所六间，知县刘泽远新建。大门上为鼓楼三楹，楼屋重檐，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大梁刘泽远增建。堂后为退思厅五间。又后为知县宅。西为书馆俱知县定兴马铎重建。又西有隙地。堂东为管粮厅，后即主簿宅万历四十二年裁废。堂西南为巡捕厅，后即典史宅，后为吏司公廨。大门外东为圣谕亭三间。东翼为彰善亭，西翼为申明亭俱万历三十年知县静

海董廷范建。

金锁关巡检司，在县治北三十里。

漆水驿，在县署东北隅皇华街。

阴阳学、医学俱久废。

僧会司，在县署北重兴院。道会司，在县署东清宁观。

行署 察院，在县署南万历三十年知县董廷范重修。布政司，在县署东。按察司，在布政司西。按：同物力亦甚绌矣，而于诸建置，犹兢兢备饬者何？盖典制所关，不壮丽不足以示威尔，诚睹规制则思官，常追缔造则念民力，临居处则端身范，同且徼福者不浅，顾区区署制间，惜物力哉！不然，《春秋》书作南门、刻桓宫桷，盖刺之也，亦何取焉？

庙 貌

城隍庙 在县署东。旧志：洪武四年重修，盖沿宋旧址也，岁久倾圯，嘉靖十八年知县平定白镇重修。城隍，《祀典》不载。按：《事物纪》：“秦功臣冯尚梦感于汉高帝曰：‘奉天命与王领城隍阴事。’”此后遂为天下通祀。国朝益隆重之，祀以木主，规制与守令同，盖亦神道设教之一端云，民愚不达祀义，每祭备方物，乐杂男女，亵秽殊甚，大抵祸福之说俱之耳，宁知祸福乘人念虑乎？

八蜡庙 在县署北皇华街。旧无庙，惟附祭于社稷坛，万历三十年知县董廷范新建。

按：古者蜡祭，殆与籍田相为终始，盖春举籍田者，所以祈先农师农工也，迨穡事既毕，谨敛盖藏，则报先啬劳农，民恃有此蜡祭之典在，故其牲副辜，其乐六变，其吹豳颂，其击土鼓，其舞干榦，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带，榛杖以祀之。既祀，收民息已，君子不兴工，苟年不顺成，

则八蜡不通，以谨民财。国初独举籍田，而遗于蜡祭，迨世庙九年，诏天下有司，立八蜡庙。其祀主，则排众说而宗横渠；其祀期，则易季冬而以春秋；其祀典，则革不通而以合享。虽规异制殊，然钦始重报之念，可谓仁之至而义之尽矣。

坛 壤

社稷坛 在城西北隅。

风云雷雨山川坛 在城东南隅。

按：《周礼》：“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又“大宗伯之职，以槱燎祀风师雨师，以狸沈祭山林川泽。”盖社为土，尊稷为谷，长其兴云雨以阜财用，必资山川而鼓舞，沾足以生五谷，则风霆风雨之功是赖，故除壇封坛以示崇，画物尽志以示诚，一岁再举以示报，此圣人所以为民而以义起之也，能格神以保民，和民以栖神，是之谓明祭义而达治道。

邑厉坛 在城北宣威门外。旧址在河东，遇祭河涨，多不能渡，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刘泽远移置在此。

按：厉祭自子侨始，史称之为知鬼神之情状。我国家肇祀此典，固攘民崇实，仁无后也，同固不腆，将典制是守，敢缺焉不举哉？

堤 防

万历二十一年春，作护城堤，起金山东，环城延接嶂山之麓。漆同二水为城患甚，往多挑浚，以娱目前，糜财不资。知县马锋力作是堤，高下广阔，俱随水势，傍植杨柳数百，城赖堤防，今二十余年不罹水患，因名曰马公堤。堤久渐溃，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刘泽远增筑甚厚，驱水东去百丈许，患可永杜云。

夫漆同仅一衣带水耳，洪波突起，几于变桑田壑，城郭亦险矣哉！

往事者璧马徒劳，竟无以障怒涛之万一，此果识不逮，力不足，无亦耽眉睫而忘远略尔。马公独智屈群策，力任劳怨，毅然成堤于不日，俾金汤晏然，厥功伟矣？嗣是波臣之远徙，靡常，而刘公之增筑，直驱狂澜而东之功，岂在作者下哉？

武 备

正统十四年，设教厂于城北迎恩门外。今日宣威门东西一百步，南北一百三十步。正北为即戎堂三楹，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大梁刘泽远重建。左为敌台高可丈余。南为关西精锐坊，左右翼为二角门，四围皆墙。万历三十九年知县太安梁善士建，四十五年知县大梁刘泽远重修。

军 器

大将军四位，手铳三十一杆，钁铳一百三杆，三眼铳一杆，铁钗五杆，铁佛郎机一十五杆，铜佛郎机二十五杆，斩马刀五把，飞炮一百四十个，大皮袋二百九十八个，小皮袋二百九十八个，铅子一万四千四百个，火药二百斤。

兵凶战危，儒者所讳。然《易》曰：“君子除戎器，以戒不虞。”《书》曰：“其克诘尔戎兵。”“张皇六师。”则盛世何尝销兵哉？今天下武备弛矣，区区一同，兵器几何？似无关于强弱之数，然事系军国，非可寻常漫视也，特志之，以见祖宗设法至意云。

正统十四年，令天下招募民壮，就本地官司率领操练，遇警调用。县额设民壮八十二名。

按：三代兵赋，出自井疆，恒公军令，寄于内政，兵农何尝不合一哉。国朝民壮之设，率祖此意，其舍戈就耕，释来趋战，立法之良，蔑以或加，乃近亦浸失初制焉。民壮率多游手，有事不任战，无事亦不任

耕，送逐勾摄，视为固然，讲武习兵，反为滋纷，徒令农夫终岁勤渠兵费之外，又益以兵费也。夫穷则变，变则通，是在今日之谋国者。

恤 政

预备仓 在县署西，万历元年知县威州吴洮建，万历三十九年知县太安梁善士重修。

按：洪武时老人入朝饮赐宝钞，粜谷贮仓，荒歉则散之，秋成征其原数，复储为备，逮后渐罢。今所蓄者，惟官粜军需，并罪赎谷粟而已。良法既失，美意不存，一遇荒旱，赈恤无策，宁不为之慨叹！

养济院 在县署东新兴坊。

漏泽园 在北城外一里。东西六十步，南北四十步，万历十年知县杨光溥置。

新立义塚一区 在南郊外。东西四十步，南北六十步，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刘泽远置。

按：惠鲜鳏寡矣，犹泽及枯骨，先王仁民之心，亦何至槩，同在瘠土，诸穷而殣者倍众，顾兢兢此典，惟陨越教化，通内政曰政事而铺张也哉。

邮 传

漆水驿，额设中马八匹，驴十头折马五匹。万历八年，檄漆水驿招募马正副二十六匹。原额设有库子二名万历一十八年裁，铺陈十八副同裁，馆夫五名存。昔列国会盟相寻，行李轂击于路，主人授馆具，徒致餐，献饩，纤悉备至，即郑卫以蕞尔国，牺牲玉帛，交于四境，寔然用之有余。今天下一家，即官吏捧符而过者，殆不数数，曾何当列国时

之什一。然传吏日夜尤不给者，古之他费少而今多也。古者候人修路，馆人戒垣墉，燎人具膏烛，遗人掌委积，各以其职，自效此不敢为私交而彼亦无他扰，故费多而实少。今三尺森严，私乘强者有禁，然仕籍一通，即得勘合。夫马之数倍，徒征索多者逾百，主人应付外，复为礼仪燕享，以展其绸缪，数倍公家之费，而实皆公家财也。且承使之需索，贴马之公行，既应以马，复应以财，曾膏血之几何，而堪此重诛也！惟仁人君子，为民惜财，为己惜福，少减其驺，从严戒其承使，则鸿施多矣。

铺 舍

总铺在县署南大成街，今废。南十里为雷平铺，今裁。二十里为飞仙铺，今裁。三十里为佑佐铺，今裁。四十里为朝阳铺，南十大所，今存。五十里为丰泽铺，耀州交界，今裁。北十里为曲掌铺，今裁。三十里为神水铺，今裁。四十里为赤渠铺，北四十里即宜君交界，今存。

按：国家规制，一如周礼，即道路一事，观之其铺舍，即庐宿之道，送往迎来，即候人之遗，上宣下达，则行夫之遗，周思曲画，咸正罔缺，规模宏远矣。近因物力告诎，半皆裁去，虽云节费恤民之厚意，然寂寞长途，亭堡为墟，殊今后人不睹制作初意云。

坊 表

迎恩坊、宣化坊 俱在县治南，今废。

阜民坊、循礼坊 俱在县治北，今废。

魁英坊 永乐三年举人陶甄立，今废。

步蟾坊 景泰元年举人杜表立，今废。

文英坊 景泰四年举人李节立，今废。

文魁坊 景泰四年举人贺寿立，今废。

龙门跃浪坊 天顺三年举人冯宁立，今废。

折桂坊 天顺六年举人刘居正立，今废。

登科坊 永乐十二年举人梁耜立，今废。

掇巍科坊 弘治十四年举人张友直立，今废。

义民坊 正统三年义民何仕能立，今废。

进士坊 成化二年进士冯宁立。

登云坊 成化二十二年举人习伦立。

贞烈坊 万历三十一年烈妇冯氏立。

节义坊 万历十一年输粟节妇王氏立。

国家树坊，非故示猎名也，盖表厥宅里，树之曰声，实成周遗意焉。余同邑豪杰，应时崛起，后先被旌宠者，代不乏人，然教湮于泽斩，迹息于人亡，仅仅存立者，二三坊表耳余皆倾圮湮磨，徒令吊古者为之唏嘘。噫！干蛊承考，肯堂肯构，后裔殆不得辞其责矣。

同官县志卷之三

田 赋 志

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先王辨田较赋，厚民足国，其纪法为甚详。同地多山，实难则壤，而田数赋额，则有不可缓者，至若户口之增损，物产之丰啬，徭役之轻重，又不无关于政焉，故例得志云。

田 亩

官地三十七顷九十亩一分七厘。民地五千九百一顷七十三亩二分七厘。同，错壤山丛，地可亩计者，什之三四耳。余跨岭越溪，即执地之人而谓之曰：“尔亩几何？”彼亦不省，甚至猿径鸟道，不可着足者，皆科粮地也，系斯以谈，虽挠首握筹，其亦何清？而兹所称若干顷亩者，或亦臆度之云尔，顾谁施量度哉？噫！田至难以亩计，则同之为田可知矣。

赋 稅

原额一万四千三十九石七斗九升六合五勺此系正统后额。弘治十四年布政使文公贵奏准除豁荒粮一千四百一十三石三斗九升三勺。原除五百八十二石三斗三合，后复添红德堡清平仓粮，今止除此数。新收开垦起科并抛荒召佃过粮六百九十九石二升九合一勺，实征粮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五石四斗二升九合九勺。

夏 稅

原额四千一百九十石三斗二升五勺。开除荒粮七百九十九石七斗六升五合三勺。新收粮六百一十石三斗一升二合三勺。实征见粮三千六百九十二石六升三合六勺。抛荒召佃粮三百一十石三斗一升二合三勺，共计四千二石三斗七升五合九勺。存留七百二十一石八斗六升七合五勺。起运二千四百七十九石。韩府禄粮八百一石五斗八合四勺。

秋 税

原额九千八百四十九石四斗七升六勺四抄。开除荒粮六百一十三石六斗二升五合。新收粮八十七石二斗八合四勺。实征见粮五千二百石五斗四升七合三勺八抄九撮五圭。抛荒召佃粮四千一百二十二石五斗六合六勺五抄五圭。共计九千三百二十三石五升四合四抄。存留五百三十三石九升五合六勺。起运八千六十一石二斗一升二合一勺四抄。秦府禄粮七百二十八石七斗四升六合三勺。原额地亩马草一万二千三百一十二束十斤十一两八钱。开除抛荒草二千一百五十三束二斤。新收草一千四百九十五束一斤十两二分。实征马草一万多一千六百五十四束，折银三百四十五两八钱四分零。绢一百一十二匹一丈一尺，折银七十八两六钱五分五厘零。丝绵二斤十四两，折银一两七钱三分五厘。万历二十一年巡按御史钱公梦得奏准本县上等调拔额粮，例征七分，余额停免。今实征夏秋见粮八千一百八十三石三斗三升六合五勺，折银八千七百五十六两一钱六分五厘。同，固号瘠土，以十岁计之，中熟者不过二三，且此之中，熟不足当膏腴之小熟，而赋额相等，此故民穷之原也。闻国初时，时和物丰，荒地未尽地科，民无他扰，家有余藏，好义急公，不闻逋负。迨正统后，国事多艰，税及不毛，兼以杂徭繁重，灾祲频仍，民生日促，其敝屣故业去者，什已二三，因并去九里而遗额故在，不得不取盈于里

甲，然民穷岂堪重诛？故踵相逋亡者，十室而四五。迨弘治十四年，布政使文公按同情其状，因奏除荒粮五千一百八十余石，民获苏生，乐业者二十余年。会嘉靖十六年疆场多故，添红德城清平仓粮四千六百五十余石。当事者计无复之，特取同官原额荒粮复抵数起科，而害本自此永种。但原议止云借征，耐彼时司牧者，秦越其民之传制而不一引手焚溺，致久假不归，援为定额。当年明纶煌煌，开除荒粮者，止得一千四百余石，同民之不辰也，夫复何尤？嗣是敲朴追征，流离琐尾，不堪见闻，然财尽何求虚乡，磬悬竟同画饼！尔至万历七年，邑侯李本根宽此粮，持议开除，当事者惮于更制，不果。李亦迁去，会万历十九年，邑侯屠公以钦焦劳，议停折额召佃，业有成，议未竟而公迁，马公铎继之，持请甚力，会直指钱公，奏可其事，诏减其租十分之三，民始扶杖流涕，知朝廷之不忘同民也。故迄今得以七分为定额，现在户九百一十有五，男口，二万八百六十有六，妇口，一万三千七百有十。仲尼观卫，首美其庶，《大学》理财，亦必本于生之者众，户口之为国本也重甚。闻同在成弘前，村烟相望，市井肩摩，其斗鸡走狗，宴乐嬉游，洋洋乎大国风焉。而近则大异矣，村落多墟，鸡狗之声不相闻，即城市号称聚区，亦寥落无几，且率愁苦，奔匆若不知有生人乐者，此盖生计艰而凋瘵甚与，抑亦世运之所使然也，令人不能无今昔之感焉。

物 产

谷则有黍、稷、麦、菽、秫各数种，有荞麦、芝麻、稔，而近亦有稻。

蔬则有葱、韭、蒜、芥、芹、菁、茄、瓠瓜、萝卜、蒿蒿、莴苣、丝瓜、苋、白菜、苦苣、香椿、不老、黄花，而山产者甚众。

果则有桃、杏、李、梨、柿、枣、樱桃、葡萄、核桃、石榴，而枣与核桃为独多。

木则有松、柏、桐、楸、槐、椿、榆、柳、桑、橡、白杨、青杨、青㭎、皂角，而椿柳则独茂。

花则有牡丹、芍药、萱草、玉簪、鸡冠、蔷薇、珍珠、水红、蝴蝶、茨梅、地棠、山丹、绒花、百合、月季、金盏、棋盘、石竹、莲、葵、菊、指甲草、无丝菊、十样锦、沃见笑、串枝连，而山花多异。

竹则止苦竹、凤竹之二种。

药则有半夏、黄芩、苍术、薄荷、甘草、升麻、荆芥、连翘、苦参、瓜蒌、柴胡、紫苏、枸杞、地黄、葛根、天冬、麦冬、防风、牵牛、枳壳、地骨皮、车前子、郁李、酸枣、火麻、柏子诸仁，余即土人亦不尽识。

禽则有鸡、鸭、鸽、雉、鹑、鸠、鹰、鹞、鸦、燕、雀、鹤、脊鸽、寒鸦、布谷、啄木，而鹅则殊鲜。

兽则有马、骡、驴、牛、羊、猪、犬、兔、鹿、狍、狐、狼、獾、山羊、黄鼠，而间亦有虎。

陈炉立地两镇山产煤炭、硫黄、白矾、皂矾，矾红并陶诸瓷器以贸易。

按：《中庸》曰：“今夫山，……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同固多山，然山亦率多土阜，其所称宝藏固鲜，而煤炭诸物，实民生日用所需者，亦不得以其鄙故弃之。至若五谷，则皆美种，而蔬果之类，味亦颇佳，独其气候少迟耳。木虽乏合抱，间亦可材者，然非其古植则其自生，而今民不种也。药味甚伙，羸民负贩，亦足糊口，而尽委之于草莽，且少蚕丝，不种木棉，其拙于谋生也，类如此。鸡豚固所恒畜，

而牛马之孳生者，亦不数数。种花植竹，此清致仅得之学士家尔，大抵同民一耕而外，余产不问，致美利之在天地者，窒而弗开，弃而弗收，则其生理之日艰也，夫何尤焉。

徭役

万历二十七年，奉文条鞭，原额征银四千四百八十六两六钱三厘二毫。遇闰加银二百八十二两四钱三分二厘三毫。银差，额有公弗丁银，三百七十九两二钱零，家具银三十两，有乡饮祭祀芒神土牛银九十六两，有盐钞磨课军器药味银一百五十六两八钱四分四厘，有秦府官瓶、按察司油蜡、本府清军厅马夫共银三十两五钱九分二厘，有举人盘缠坊价银共四十六两五钱二分九厘三年总解。有扣解漆水驿铺陈库子并富户布价共银十九两九钱三分。有本县柴薪马夫银一百四十两，有贡士盘缠银一十八两，有儒学齐膳银四十四两，有本县仓库书算并纸札共银三十八两四钱。仓夫二名银三十二两，有修理仓廒并铺垫银二十两，有巡检司马价银二十八两，有馆夫五名银三十两，有孤老银一十两。以上共银一千八十四两二钱三厘二毫。力差，额有机兵二十四名，民壮八十二名，弓兵二十名，共银一千一百四十一两二钱。有县堂分司、儒学门子七名，共银四十三两八钱，有县堂并接递皂隶三十八名，共银二百七十三两六钱。有接递夫一百二十名，马十五匹，共银一千五百三十两。有书手四名、文庙夫一名、姜女祠夫一名、灯夫十名、鼓夫五名，共银一百二十七两八钱。有各铺司兵三十名，看监禁子五名，共银二百七十六两。有官仓学仓本色收头二名，银八两。以上载条鞭册中不详注。以上共银三千四百二两四钱。

按：力役之征，肇自成周，非故厉民也，践土食毛，分义应尔，同

官徭役，其银差固恪守无变，独力差，昔称最苦，如京兆铺陈之役，不堪蚊负，固矣。次即马头仓库之役，上产之家亦苦于再应，一遇编审，百计饰脱，特烦执事擘画殊甚，今惟条鞭一立，画一可守，庶称宜民之善术，而近亦苦追呼不应者，何也？在昔力差本户自给，偏苦者一二富室耳，贫者多获弛担，且间以粟货相权充抵易措，今贫富共肩，惟银是征。然贫民之办银难矣，正赋已属剜肉，而条鞭又议其后，其不掉臂脱法者几希，议者欲以杂役工食银货半支，或兑之户下，贫富兼搭，令其自取，或亦权宜一策。虽然，何法不敝，恐久又滋棼也，惟酌时势而缓急，议之足矣。然汉王符之言曰：“化国之日舒以长。”欲君子省徭役使民知爱日意。诚恳语诚善然，不知可论于今之世否？

同官县志卷之四

学校志

雍，古辟雍善地，同实密迩，其朴棫遗风，犹佩服无斁。昭代悉饬典制綦详，其崇先师统圣真，则有文庙之典在，而尚乐群，则有儒学，预养正，则有社学，至射圃以观德论秀，学田以瞻急养节，皆犁然可述者，作学校志。

文 庙

文庙，在县治东大成街。洪武八年，知县鲁俊重修。宣德五年，知县李公佐重修。中为先师殿五楹，万历四十三年知县刘宪重修。前为露台左右为两庑，各十楹，万历二十一年知县马铎重修。前为戟门三楹，万历三十年知县董廷范重修。东翼为名宦祠三楹。西翼为乡贤祠三楹。前为棂星门石坊三楹。前为泮池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凿置，万历二十九年诸士重修。围以棂墙万历三十九年知县梁善士修。庙东偏为启圣公祠三楹，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南为奎光楼嘉靖间建，今废。有光禄卿马理撰铭，见碑记。

按：法施于民，则祀之夫子，功在万世，祠固与天无极。而同官文庙，始建无考，其见之残碑者，重修于元之皇庆，今观殿楹，皆砻石为之，且制式于度非时匠所及，其墀有柏数种，皆苍然合抱，材非近代物也。夫革世改物，兵火相寻，诸古刹祠宇烬而墟者，何可胜数？而是庙岿然独存，固其神明之所呵护，抑亦圣化之在人心者不泯也，以万世为

土，信哉。

儒 学

儒学，在文庙后，洪武八年，知县鲁俊重建。中为明伦堂五楹，万历四十三年知县刘宪重修。左壁有卧碑一通，东西教职题名碑一，科贡题名碑二。东为博文斋五楹。西为约礼斋五楹，俱万历四十三年知县刘宪重修。前为乐育坊，左为义路，右为礼门，前即文庙。西偏为儒学门三楹，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堂后为尊经阁高台复屋，三楹，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壁间置敬一诸箴碑，后有空地一区，堂前东偏，为教谕宅，又东为训导宅今裁。前有芹泉《通志》云：“泉色清白，味甚佳。”洪武初，开平王常公行兵至此凿。

按：旧志：“同邑儒学，沿宋元故址。”以今考之，区址颇广，但堂庑楹桷，拙朴无华，似出俗匠手。迄今虽时加修饰，终乏涓致意，殆国初之草创兴，独阶下一槐，大可数围，差可作古观尔。虽然，士风之淳漓，则不在是也，然语以大观，望而作士气，则或未之尽焉。新建问以书院，在堂三楹，左右为号房十间，前为书院门砖甃一楹，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大梁刘泽远建。时课士于其中，是岁，士果登科。

奎星楼，在文庙前东南，半附其城。时堪舆家谓东南卑弱，不利文风，知县大梁刘泽远特建此楼，三楹，重檐复屋，祀奎星之神于其上。夫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志束于专而涣于歧。余庠文风少靡，弊或坐是。考旧志，县城东频山下，有古刹。嘉靖八年，御史王公义行县至其地，进诸生而教之，改为崇正书院，会承事者不果，后刹亦圮废。越今九十年，所曾未有，议效文风一助者，乃大梁刘公独力振其积衰建置书院，课艺其中，束名士之志而作甚勤。且奎楼雄峙，为地气祈灵，其加意人文，可谓恳且曲至，诸事行润，云蒸蔚起，后先青云，以为山川光宠，则侯之功，讵可

忘哉？

社 学

社学，在儒学南仁寿坊。隆庆间开大成街并其地，屋宇久废，今遗址尚存，其在乡村者，移徙无定，故不俱载。

按：社学，古庠序遗意也。《传》曰：“里有序，乡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礼，而视化焉。”今考之，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所以顺阴阳，备盗贼，习礼文也。当春出之时，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令先后无越，长幼不淆，颁白不提，携盖不外，出作入息之常，而教之以孝弟礼义之风。至于冬月，则余子毕入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有声音采色，以养其耳目；降登疾徐，以养其血脉；晨昏定省，以养其天伦；葆和固淳，以养其寿命。故曰：“古之成才为易，比屋可封者，化物此教也。”噫，此意今张之久矣，岂可求多于余邑！然古意不可以不传，特备述之，以俟好古者有所考云。

射 圜

在文庙前，社学之东，今废，遗址尚在。古制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及焉。故洪武初，令生员日讲毕习射，府州县官办事毕，亦习射。朔望行礼如式，八年改令，每月上下旬各习射三日，二十三年重定射式，朔望以提调官主射。永乐三年，奉旨令出榜，复申明之，其重射义，亦云至矣，有志者诚式，令甲率循无斁，将钦止省度，比礼比乐，是之谓遵，时制是之，谓复古道，而射圃之设，始非繁文以强世矣。

学 田

万历三十二年，督学使臧公尔劝以百金檄县购置学田，时无应者，

籴谷三百石贮预备仓，以恤缓急。夫贫者士之常，此士用以自慰尔，非上之所以待士也，故既富方谷，自古记之，学田岂缓图哉？同庠苦无田久矣，幸臧公不惜百金，购田以养士，其加惠青衿，甚盛心也。乃承事者不永图是怀，姑籴谷以应。呜呼，是立尽之术也！今谷已半耗矣，必且化为乌有，今后之按籍而索者，将谓同有学田耶？抑谓同无学田耶？其负明赐而孤盛典多矣，宁不为之慨叹？

同官县志卷之五

秩官志

国家张官置吏，非徒备员，将保障是寄风教是司者也。余邑自列郡县以来，官兹土者，宣政敷教，代有其人，然旧志散逸，传之实鲜，而名称有可稽者，宁忍湮没无闻耶？昔吴公治行为天下第一，而史失其名，读者慨之。是故，章往兴来，书一风百，今日修乘意也，作秩官志。

原设知县一员，县丞一员宣德后省，主簿二员宣德后省一员，万历四十二年并省。典史一员，儒学教谕一员，训导二员成化间省一员，万历四十二年并省。金锁关巡检一员，漆水驿丞一员。

题 名

唐

杨敬福	华阴人。	杜 殷	濮阳人。
窦 晏	洛阳人。	董全素	虞乡人。以上俱县令。
李思文	宗室，县丞。	李 荆	宗室，以试文上等，擢县正尉。
卢 景	涿州人。	裴 复	
仲子陵 以上俱县尉。子陵，守尉，时论宗庙迁祔礼，有见。			

宋

宋宗谔 县令，后为赞善大夫，入祀名宦。

刘德安、张化成 俱黄堡镇将。

吕 闰 三班奉职监黄堡镇酒税兼烟火。

金

梁 裹 绛州人，县主簿。

元

王 寿 王 浩 后迁知耀州。

赵 者、孙 麟 俱县令。

曹彦博 县主簿。

大明

知县

鲁 俊 招远人。 杨项 祥符人，举人。

周 俊 洛阳人，有惠政。

席 中 泌阳人，自给事中谪来，有惠政。

张贵珉 上虞人，有惠政，见《全陕通志》。

郭 璞 太原人。 张墉

樊 荣 景泰初任，始筑县城，时当多故□□，有功。

傅 鼾 新河人，进士，自御史谪来，续筑县城，有明政。

颜 顺 景州人，成化十九年除，续筑县城，重修庙学，有廉声。

杨 茂 夾江人，成化二十一年除，救荒有方。

王 恭 长垣人，弘治间除，修东城作石堤，有功。

张 博 安阳人，正德十二年除，善应对，亦能集事，迁知凤翔。

郑 晓 成都人，进士，正德十四年自凤翔调来，循谨美仪容，后迁至参议。

于宗尧 济源人，正德十六年除。

袁 励 章丘人，贡士，嘉靖元年除，大有才略，令在必行，诸事立办，盗

- 贼屏迹，以能调知渭南，去，民甚思之。
- 姚 宪 交城人，贡士，四年除。
- 李 焕 代州人，贡士，九年除。
- 郭嘉禎 岳池人，贡士，十年除。
- 庞德崇 阳曲人，十一年除。厚学校以治行称。
- 王时暹 汉川人，十四年除。性通桑，常不忍用鞭朴民，凶事隳。
- 白 镇 平定人，贡士，十六年除。性慈惠，有集事才，为民擘画甚周，后迁府，同百姓德之。
- 李 衡 沾化人，贡士，十九年除。
- 阮 华 施州卫人，贡士，二十年除。
- 王 显 稷山人，贡士，二十一年除。
- 崔 钦 安阳人，贡士，二十四年除。旧志：“崔钦、阮华皆平善无过，为刁民诬词罢，公论惜之。”
- 亢庆鸿 崇县人，贡士，二十六年除。建奎光楼，修济阳、永宁各寨，为县防守计甚密，时西虏犯，顺抵宜君，闻道险有备，遁去。治县久，甚得民心，自白镇后，惟称庆鸿。
- 李焕然 永州人，贡士，三十四年除。性慈廉，公风土不习，力求改教去。
- 董应诏 平定州人，贡士，质实坦易，若不屑仕路然，逾载，力求致仕去。
- 杨万祺 曹州人，举人，三十八年除。性浑厚质直，善缄默，修县志，有贤声。
- 樊廷表 南部人，贡士，四十一年除。
- 郭昭朗 顺天人，贡士，四十二年除。
- 彭好古 见《名宦》。
- 赵 维 孟县人，举人，隆庆四年除。有遗爱祠。
- 吴 洑 威州人，贡士，万历元年除。宽易圆融，多治绩。其城楼复檐，堞

雉砖甃，皆其创造。后迁府，同有去思碑。

李一本 浮山人，贡士，六年除。方正善威仪，后迁府判。

杨光溥 怀来卫人，贡士，八年除。

潘汝臣 岌嵐人，贡士，万历十三年除。爱民好士，救荒全活者甚众。

屠以钦 武陵人，贡士，万历十五年除。满腔恻隐之心，四载循良之政。

马 锋 定兴人，举人，万历十九年除。雄才大略，多所建立，其中减荒粮，修筑河堤，尤其所最著者。后改知偃师县，去，士民思之，有遗爱祠。

朱之聘 涠州人，举人，万历二十四年除。以内艰去。

董廷范 静海人，贡士，万历二十七年除。

李光表 蒙自人，选贡，万历三十二年除。醇厚和平，人多思之，有遗爱祠。

张士科 章丘人，贡士，万历三十六年除。

梁善士 泰安人，选贡，万历三十九年除。清币革蠹，汰冗省费，后改知宁乡。

韩自任 南宫人，贡士，万历四十二年除。

刘 宪 马邑人，贡士，万历四十二年除。

刘泽远 祥符人，举人，万历四十五年除。恩威并著，催科不扰，甫任即建书院、奎楼、河堤诸公署，并修县志，文风丕变，署制一新。

孙如兰 眇州人，举人。 康大猷 鸡泽县人，恩贡。

黄道星 河涧县人，选贡。 陈大道 襄陵县人，选贡。

丁弘誉 都门人，举人，崇祯三年，历任二年，升巩昌府同知。

顾鸿初 都门人，举人，崇祯五年除。

萧叔昌 沔阳州人，选贡，崇祯八年除。

孔尚标 阙里人，至圣六十四代孙，选贡，崇祯十年除。朴貌真心，敷惠政以拯残民，赈饥御寇，缮器筑堡，备竭绸缪之力，修县志并《孟姜

女集》，维持风化，县治更新。

右县令若而人，其载在名宦者，赫乎无容复议已，余郑成都而上，岂乏循良尚论者，每致慨于无征。惟嘉靖后，如袁章丘之猛以行慈，白平定之柔以致化，改之文献，固足述焉。而亢崞县之威立信孚，吴威州之恩流法著，父老迄今犹侈谈之。近如李蒙自之方正有体，合之李浮山固为今□□符，屠武陵之廉谨多恩，方之潘岢嵒□□后先一揆，至若马定兴，则才速电驰，□□立除，政蔼春温，枯稿顿苏，鸿功伟伐，□□人耳目者也，之数君子者即参之西□□吏，亦可伯仲，然或以显擢起，或以沦□□，盖所遇有幸不幸耳，故苍蝇骥尾，君□□之，迁氏所以发青云之叹也，然英雄□□成败论哉？今侯之刘祥符，惇大明作□□民怀，然莅政方新，观成有待，犹不书，□□俟后之君子辑论焉。

县丞年仕皆失纪

萧 良

范 铨 蒲州人，有惠政。 王 震

张 寿 新乡人。

李存一 泸州人，万历三十四年任。

李文炳 临晋人，万历三十五年任。

田子仪 合山人，万历三十六年任。

张应舜 临海人，万历四十二年任，后省主薄员。

典 史

高 护 洪武初抚定同官者。 李 俨 成化间任，西平人。

姬 福 马伯万 高世崇 秦 彪

郭 绅 屯留人。 孙东臣 东阿人

高国祯 应州人。 袁 恭

吴世强	赵州人。	张嘉猷	岢岚人
张 周	肥乡人。	王 朴	保定人
贾 宁	武城人，万历十四年任。弥盗有方。		
陈廷菴	荣昌人，万历十六年任。		
牛天福	永宁人，万历十八年任。		
加 福	襄陵人，万历二十二年任。		
陈 虞	四川人，万历二十年任。		
陈应元	仁和人，万历三十四年任。		
徐光荣	南昌人，万历三十一年任。		
汪国用	祁门人，万历四十年任。		
霍守信	上元人，万历三十七年任。		
张 坪	唐县人，有惠政，去时人攀留。		
吕彦士			
温 鉴	以后省县丞员。		
张 纲	灵石人。	李 佑	束鹿人。
车 棠	石州人。	史 钦	遵化人。
常 继	河内人。	陈 言	梁山人。
杨绍光	高平人。	孟 江	辽州人。
侯克忠	茂州人。	李维垣	大城人。
张 轶	东平人。		
王 宾	兴县人，有惠政，能禁辑强横。		
刘廷祺	五台人。	郭维荣	大同人。
刘文端		龚惟鳌	桃源人。
郑畏天	五台人。	李应亨	介休人。

王 峰 蔚州人。 王进业 赞皇人。

马 洲 文安人，万历十七年任。

欧阳准 潼川人，万历二十年任。

范文委 虞城人，万历二十二年任。

贾扬名 赵城人，万历二十五年任。

阎文魁 北直隶人，万历二十八年任。

应文璧 应天人，万历三十一年任。

黄有基 福清人，万历四十三年任。

张其志 靳州人。

右佐尉若而人，其高护有开造功，列在郡乘，迄今犹彪炳焉。而范銓、张坪、王宾数君子，亦颇以政绩显，余并其姓字沦没，今考古者论称之为无据。呜呼，道与时违，托在吏隐者，世岂乏人！而时眼遂以秩卑望征，概置之不传，今与草木同朽腐，可慨也夫！

教 谕

张桂荣 弘武初仕，本县人，见《选举志》。

史 鉴 见《名宦》。 徐允达 见《名宦》。

崔 福 夏县人。 孟 瑜 临颍人，举人。

李 贤 定州人。 马 祥 安邑人，举人。

张 柱 涠洲人，登弘治年进士，官至知府，旧志称孟瑜、崔福、马祥、李贤、张柱，风教并著于同官。

吴 玺 见《名宦》。 易 完 资阳人。

李秀春 见《名宦》。 王荆璧 阖乡人。

杨 谨 定襄人。 王 经 辽东人。

李 仪 四川人。 田 稔 榆社人。

张如楫	四川人。	冉 府	清苑人。
王博古	永川人。	张 宾	靖虏卫人。
闫淳古	交城人。	张 继	甘泉人。
王 镶	陇西人。	李仲元	河内人。
李逢时	汧阳人。	周庸礼	新安人。
苏兆民	太和人，端谨善仪礼，登万历壬辰进士，官至知府。		
黄桂芳	河津人。	张应科	杞县人。
左逢源	保定人。	赵 桐	山东人。
任振民	安化人。	卢 宾	朔州人。
宋朝会	秦州人。		
谢 絮	巩昌人，有气节，时事不合，力求致仕去。		
邓 淑	阳曲人。	夏大猷	茌平人。
王慎思	镇藩卫人。	王克宽	稷山县人。
孙汝褒	绥德州人。	张国俊	秦州人。
丁应观	安邑县人，质朴力追古道，词华雅，有文名，修持粹白理学精研，所著有《学易堂集》行于世。		
白成绣	延安定人。		
训 导			
齐 纲	泌阳县人。	高 蔚	高坪人。
吕 让	祥符人，举人，后籍同官。		
阎 恭	孟县人，举人，旧志称吕让、阎恭并有教业。		
马 豫	霍州人。	魏复宗	商水人。
李 恭	崇庆州人。	王 介	青神人。
彭希宗	和顺人。	孙 鹏	崇宁人，志称其孝。

刘东升	巴县人。	陈 寿	卫辉人。
孙 霽	辽东人，志称其善教。		
王如楫	寿阳人。	白 灿	五台人。
仲 迂	见《名宦》。	高应举	临县人。
鞠进书	潍县人，倜傥有气节，博学善属文，能以烦条约束诸生，无敢违，迁教谕。		
杨如松	合水人。	李廷相	南和人，性淳笃，甘贫善教。
刘 经	白河人。	赵汝佐	定襄人。
王汝愚	汧阳人。	蔺 爱	凤翔人。
谢复初	巩昌人。	张敷教	庆阳人。
李茂育	凤翔人。	罗文灿	渭远人。
王 纲	两当人，后裁。		

右师吾庠者多矣，其赫奕名宦者，无容再笔，如孟临颍、崔夏县、马安邑、李定州、张涪州、吕祥符、阎孟县，旧志灼有鸿称，而孙崇宁之孝亲，孙辽州之造士，李南和之淳笃，苏太和之清正，左保定之端方，谢巩昌之气节，列之师道，其亦何愧，竟多偃蹇以终，惜哉！余特表而出之，以为先哲阐其幽芳云。

名 宦

宋

宋宗谔 后至赞善大夫，其籍贯治行失传。

国 朝

彭好古 河南下邑县人，举人，嘉靖四十五年除。省事爱民，清操绝俗，不以家累自随。后卒于官，邑人检得囊无余金，共□□□殓，请入名宦□祀之。

夫生前飞誉，以后流芳，大丈夫之矢砾然哉。若宋贊善以异代臣，迄今血食无绝，若数君子，皆以师儒显者也，虽宦绩湮没，诵论无征，而俨然庙食，姓字千秋犹馨，岂其无说而当此，可概以贫仕例□哉？噫，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后有作者当不令数君专美于前矣！

同官县志卷之六

人物志

同官，山水丛区也，其灵秀之气，钟为贤哲或腾飞寰中，或光贲岩穴，虽升沉殊致，皆世英也，其表在宦业烂焉，足述尚已，而孝不遗亲，节不二夫，尤伦常所托重者，至轻财好施，侠气矫矫，亦堪艳称焉，此皆天壤间不朽者，恶得以褊小故略之，作人物志。

宦 业

国 朝

张崇福 国初，应人才辟，为北平按察使佥事，迁广西副使，执法不避权贵，后以被诬永戍。

冯 贵 字显忠，永乐十七年，应人才辟，为工部营缮所副使，宣德初平汉口入有功，赐金币宝钞，迁云南黑盐井副提举，寻致仕。

刘 敏 正统六年举人，知湖广公安县，有惠政，县学城池，皆其创置。□□□□者三，详《公安志》中。

冯 宁 贵仲子，成化二年进士，任刑部主事，迁四川佥事，兵备川南，统乌蒙诸土官。其地险远，任时上官无一至者，宁皆遍历其地，喻抚有方，诸夷服其威。

王 遼 嘉靖间贡士，性质直，强毅，任直隶河间县知县，迁大同府通判，改河间府，为治明，多功，人甚思之，崇祀名宦。

士君子起家世用宁温饱，櫻情将泽□□物，实自矢焉，余邑诸先达方

筮仕耳，□□有弘施，使天假其遇，列台衡而陟卿□□□，钟鼎勋名可立致者竟坎凛于一仕□□倘所称，硗硗者易缺与。虽然一时之□□□歇，千秋之芳名不磨，诸君子今日□□□矣。

孝 子

唐

周智寿 《新唐书》作啼智寿。

周智爽 寿之弟，族人安吉杀其父，智寿与智爽候诸途，杀之。归有司争为首，三年不能决，或言弟始谋，乃论死，临刑曰：“仇已报，死不恨。”智寿之投地委顿，身无完肤，舐智爽血尽已，见者伤之。

元

强 安 以笃孝著，见《元史》。

王 忠 生七岁丧父，事母以孝称。至洪武三年，有司以闻，诏旌其门。

国 朝

习 显 性至孝，少丧母，哭泣三年，不逐群儿戏。随父螺居，父歿又庐于墓侧，三年不归私室。有司贤之，扁其门曰“孝行”。

何 源 有孝行，父歿，庐墓三年，有司贤之。

冯光升 生员，父歿，庐墓三年，有司上其事于学使，旌之曰“孝行”。

习四科 吏员，幼丧母，事父甚孝，每父所欲，辄顺致之。父歿，庐墓三年，有司列其事于彰善亭。

节 妇

国朝

冯宣妻雷氏 宣卒，氏年二十有一，姑舅怜其少，劝使改适，雷泣曰：“世有更二夫尚可为人耶？”事舅姑愈谨，守节终身无异，有司贤

之，为旌其门。

王民妻宋氏 民卒，氏年二十有六，矢节不二，母疾危甚，氏乃焚香祀天，割臂以医，母疾寻愈，里人莫不叹异，有司为旌其门。

周仪妻冯氏 仪蚤卒，氏恸甚，欲以身殉，朝夕伏棺号哭不绝，绝口不食者累日，家人劝之食，不纳，强灌之则啮其杯破，曰：“我自安此，奈何苦我？”延六日不死，遂于棺旁自缢，与仪并棺而葬焉。闻者莫不下泪，有司状其事，诏立其坊曰“贞烈”。

孙守忠妻王氏 忠蚤卒，一子尚在襁褓，氏守节五十余年无异志，卒年八十，有司扁其门曰“节寿”。

李梅妻习氏 梅死无子，家且贫。亲党劝之嫁，不从。曰：“有姑在，可事。”遂坚贞自守力作养姑，终身不弃，诸乡绅士言之，有司扁其门曰“节孝”。

彭邦贵妻王氏 贵蚤卒，氏年二十有四，哀毁逾礼，事祖姑赵氏极诚敬，待卑幼有恩礼。赵怜其幼，喻使改适，氏剪发自残，以示不二，遂守节终身，余见《义行传》。

张邦彦妻党氏 彦亡遗氏，方二十岁，即以死誓，姑谕以抚孤大义，勉止，遂绝迹不出中间，事姑甚孝。冰蘖声闻，有司贤之，旌其门曰“贞节”。

李启东妻梁氏 东亡，遗氏二十四岁，与孀姑形影相吊，抚孤孝姑，备尝艰辛，至八十四岁卒，有司贤之。

习启蒙妻庞氏 蒙亡，遗氏二十一岁，上事翁姑，下抚遗孤，艰辛万状，毫无异志，至八十二岁卒，有司旌其门曰“贞节”。

李遇妻赵氏 遇亡，遗氏二十岁，几欲自尽，家人慰之，幡然改曰：“予思之矣，守节易而死节难耳，况有遗孤在。”于是勤苦励子，入于黉宫，有和熊风，卒年八十岁，有司贤之，旌其门曰“贞

节”。

温 氏 守备温所知之女，名祥姐，年十三岁，许配拔贡刘奕庚之子，遭流贼，破城被获。贼逼之上马，女厉声曰：“我名门之女，岂肯从贼求活耶？”遂以头触石，血流被面，骂不绝口，贼恨杀之。收其尸后，数日面犹如生，巡按传上其事，奉□圣旨诏立其坊曰“贞烈之门”。

生员习完初妻王氏 系同川里民王润白之女，不幸夫蚤逝，氏□□有六岁几欲殉夫，舅再三防阻，方止。□有三女抚育，□□至今守节，年已七十七矣，顺治十三年士民公举申请上台□□□□习氏□节□□□，□病夫之嗣而。奉圣旨赐坊，旌表曰“节妇”。

按：子道承欢，妇道柔顺，常也，兹志其变者何？盖精金必试之烈火，松柏必知于岁寒，倘非极其大变，总抱曾参之行，共姜之操，其孰过而问之，故数士女者，特以变显焉。噫，余邑丰镐近地，武周以孝作，姜女以节风，其闻风兴起不获表现者，曷可胜数！宁区区数人堪录已也。

义 行

何仕能 正统三年，岁饥。能捐杂粮千石赈饥，所活数千人，有司状其事，诏旌其门。

王 翳 成化二十一年大饥，翥出粟赈之，且散种田间，有司旌其门。

王 氏 即节妇彭邦贵妻也，性勤农事，有余粟常思济人，不能偿，辄不问。万历十年大饥，氏指其积粟，叹曰：“得此则生，不则死”。家人莫喻其意。一日，投官输杂粮一千石赈济，饥民至门，又各外给炒麦半升，以为饥粮之资。其好义如此，有司状其事，诏旌其坊曰“节义”。

张邦彦 万历十年大饥，彦出粟赈之，所活数百人，有司旌其门曰“尚义”。

自贪夫殉财，君子鄙之，余邑何、王两士，重义济物，洵豪举哉！最可艳者，王氏一女流，而修侠士之行，真巾帼中大丈夫也！宁不有以愧死世之为守□者？

同官县志卷之七

选举志

唐始明扬，周重宾兴，盖纲罗英贤以桢干王家，自古洵重哉！同邑风气刚劲，笃生哲人，足充任使者，代不乏人，故行修谊高，征辟尚矣，而科目以待特颖，明经以重老成，搜遗才于援例，擢干城于井疆，至掾史亦以效一割之用，而旌封驰重典，尤圣王励世之鸿恩也，皆赫然足纪者，为选举志。

荐 辟

张崇福 洪武初辟，官至副使，详前《人物志》。

冯 贵 永乐初辟，官至提举，详前《人物志》。

此邑初罗贤典也，而乡举里选，遗意犹存，余邑诸君子崛起特异，而功勋亦甚，隆著论士固以行哉，噫！行之不能不变而为文也，又时之所趋然也。

举 人

张桂荣 入国朝为本县学官。

张 福 登科洪武间，官至副使。

张 重 登科洪武间，官至广西副使。

陶 甄 登永乐二年，知榆次县，迁赵府审理。

- 梁 耷 登永乐十二年，任代州靖州训导。
- 刘 敏 登正统六年，知公安县，详《宦业志》。
- 杜 表 登景泰元年，任崞县教谕。
- 贺 寿 登景泰四年，未仕。
- 李 节 登景泰四年，未仕。
- 冯 宁 登天顺三年，详《进士》。
- 刘居正 敏子，登天顺六年，知大竹县。
- 习 伦 登成化二十二年，知巴县，刚直不阿，被诬事明，上官强之仕，不从，竟挂冠归。
- 张友直 登弘治十四年，知孝义县，改壶关县。
- 刘 爵 居正从子，登正德五年，知鄢陵县。
- 刘邦聘 爵从子，登嘉靖庚子科，性孝友，知文城县，迁曹州知州，改薊州，迁代府长史，有贤声。
- 王良宾 登嘉靖庚子科，官至知州。
- 王 化 宾子，登万历丙子科，任山西临晋知县。
- 王道成 宾孙，登万历庚子科，详《进士》，化之子。
- 寇 慎 嘉靖之孙，登万历丙午科，详《进士》。
- 寇遵典 鸿儒之孙沂之子，登万历戊午科，初任山西靖乐知县，调任河南武安知县，升南京应天府推官，北京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

进 士

- 冯 宁 登成化丙戌科，官至金事，详《人物志》。
- 王道成 登万历辛丑科，知华阳县，迁至吏部员外郎。奉敕命回籍。
- 寇 慎 万历丙辰科，会试第六十四名，殿试二甲，□主事调繁工部主事，历升苏州府知府，起复升昌平监军道副使，改山西分巡兵备道，升

守兵备道，请告回籍。

自荐辟废而科目兴，一时豪俊翕然，余邑感风云而际遇者，落落不数，率秉强毅，耻与仕路委蛇，故竽瑟难合，陟巍臚者不恒见焉，然恪官常凛，清议清操然矣，倘所称贤豪间者耶。先正云宁做天下第一等人，无做天下第一品官，诸君殆庶几焉。余辈末学，宜佩服其遗风矣。

贡士

雷雨任江西道监察御史。高威任成都府知府。

杨希孟任安庆府知府。康清任东昌府通判。

刘甫未仕。

以上俱洪武间贡。

毕彧任蠡县知县。直端任徐沟县丞。

李信任泌水主簿。

以上永乐间贡。

刘顺任光禄寺监事。李福任郑州训导。

潘璠任石州训导。张诚任合州府照磨。

张讨任阳武县丞，诚、讨皆崇福之后。

梁能任汝宁府检校。任纲任大同府断事。

以上正统间贡。

习庆任静乐县丞。周钓任井研知县。

郝忻任东胜卫经历。杨解任沧州吏目。

何望回任卫辉府经历。任聚任黎城县主簿。

冯和任太谷县主簿。

以上景泰间贡。

张恺任衡州府照磨。孙顶任长子县主簿。

阎 宣 任清江县主簿。

杨 盛 任大同卫经历。

余 安 任莱芜县主簿。

党 森 任长子县丞。

李 禧 任通州卫经历。

可 盛 任汾州判官。

以上天顺间贡。

王 垚 任武安县主簿。

王 佐 任沔阳州判。

武 琨 任苏州府经历。

李 素 未仕。

宋 经 任順庆府知事。

杨 芝 任沧州吏目。

宋 钦 任房山县丞。

毕 麟 任代府典仪。

习 中 任新郑知县。

张 节 任典宝。

李 俊 任长葛训导。

张 玥 任资阳主簿。

以上成化间贡。

温 举 任资阳知县。

习 锐 任璧山知县。

翟 俊 任威远知县。

周 相 任归德府判官。

雷 春 任山东布政司都事。

何 彻 任威县知县。

宋 录 任清苑主簿。

寇 璞 任太原府检校。

路 文 未仕。

以上弘治间贡。

姚邦荣 任大竹主簿。

牛 镛 任岳池县丞。

王 珪 任泸州同知。

周尚文 任鱼台县丞。

李大绍 禧子，性方严有气节，知大同县，以□謹称。

温时学

李 鸯 任盱眙县丞。

何 节 任襄城主簿。

何 叙 节弟，任营山知县，有明政，见□□。

马文昌 任乐平知县。

以上正德间贡。

党 直 森子，平江县丞。 孙延龄 任武定州判。

萧九成 任恒曲知县。 张九德 任昭化主簿。

王 道 守正子，任潜山主簿。

王 迢 道弟，任河间府判，见《宦业》。

何世泰 彻子，任聊城主簿。

党虞臣 直子，任灵石县丞。 寇鸿儒 任兰阳主簿。

李大宾 未任。 侯藩臣 未任。

王性讷 玑子，任顺义县丞，迁纪善。

宋 庆 任邹平知县。

习 鸞 中孙，任良乡知县，有廉声。

冯 崇 任乐陵县丞。 薛孟魁 未任。

习 珮 任开封府经历。 高 荐 任孟县知县。

路士攀 任商邱主簿。 孙奉先 未任。

习继荣 锐子，任代州州判。 杨 桂 任邬城训导。

冯永昌 任双柳训导。 刘邦靖 爵季子，任南部主簿。

冯 增 宁孙，任阜城县丞。

习 谟 伦孙，任乐至知县，以廉惠称。

刘邦辅 爵仲子，任彭水主簿。

李待用 任夏县主簿。

以上嘉靖间贡。

党 谋 任孟县主簿。 徐 行 应恩选，任滑县丞。

习希雍 未仕。

以上隆庆间贡。

马友善 任伏羌教谕。

- 寇嘉諫 忠诚端方，任亳州同知，迁肃府审理，以廉正称。
- 何 汉 任舞阳主簿。
- 刘复性 应选贡，任保定府判，幼以神童称。
- 王维宁 逮季子，任万全卫训导，迁即墨知县。
- 刘 沐 应选贡，任完县主簿，迁香河知县。
- 李 淳 应选贡，任翼城主簿，迁典宝。
- 王维藩 逮长子，任巨鹿训导。
- 姚世业 任文水县丞，致仕。
- 罗希信 性醇谨，任永宁主簿，迁工正。
- 王 宦 任西乡训导，迁褒城谕。
- 习自强 鸞子，任灵宝主簿，致仕。
- 习养进 谟子，性孝友，未仕。
- 张 乾 应选贡，任德州同知。
- 阎应宣 任平利训导。
- 温如云 任归德府经历，迁阳曲县丞。
- 侯 屏 任长清训导，迁固原州学正。
- 刘乔梧 邦聘孙，未仕。 党 濂
- 寇瀛 鸿儒子，未仕。 李 发
- 何世鸣 性淳笃，任凤翔训导。
- 习孔言 任四川阆中县训导。迁山西襄陵县谕，升重庆府盛远县知县。
- 李 淳 未仕
- 寇遵孟 万历庚申贡，任河南光山训，升陕西文县谕，性耿介孝义，子慎贵，
应封，志欲有为，不受，崇祯三年入祀乡贤。
- 冯嘉言

以上万历间贡。

冯光国 天启元年恩选，历任山东福山训，夏津谕，安东卫，授山西稷山王府，授致仕还籍，宾隆乡饮。

冯 谷 任安定县训导，升洋县谕。

杨 瑞 泰昌元年恩贡，任云南丽江府通判。

冯嘉諛 任凤翔县训导。 李维亨 未仕

温 煦 任太安县训导

以上天启间贡。

冯 珍 崇祯元年拔贡，初任直隶真定府管关通判，一时并署定州、临城、无极、曲阳、赞皇、元氏六处印务，升永平府清军海防同知，署昌黎乐亭事纪录九次，蒙皇赏者三，特升山海关内兵备道，钦赏银碗锦缎，加三级兼参政，疏题山海□□命将下，神京失陷，沿边归里，后以忠臣报部，康熙癸丑年崇祀乡贤。

冯泰运 任直隶安庆府训，升巢县谕。

刘乔柟 任四川昭化县训导。 侯化龙 任榆林卫训导。

刘奕庚 崇祯八年拔贡，任大明府浚县主簿。

梁可贤 除山东安丘县训，未仕。

冯文菁 珍之长子，乙酉拔贡，考通判职，未仕。

王 谕 除山西平遥县训。 刘绵庚 任山西长子县训导。

寇瑞征

刘复一

寇锡祉

国家养士，惟贡士一途，岁月最久，陶熔最深，应此典者，其厚自饰砺，以图报称，宜当何如？乃以世眼青白，艳科里贡，遂偃蹇卑缩，不克振拔。吁，亦惑矣！余邑数君子，不敢妄自菲薄，率濯磨自效，虽

卑沉下僚，然业标循良，谊孚月旦，而品格卓绝矣！后有作者，尚自酌选。

例 贡

温文炳	大邑主簿。	寇绰音	光禄寺署丞。
刘公正	敏子。	刘 仁	居正子，任大足主簿。
刘 越	茂州吏目。	冯时彦	宁子，太原主簿。
王守正	言孙，大同县丞。	温尚礼	举子，洪铜主簿。
习显章	纶子。	冯朝彦	举子，定兴县丞。
温尚志	举人，辉县主簿。	温文明	举孙，安阳主簿。
王性愚	□子，光禄寺监事。	牛山木	□子，温江主簿。
习继武	遂宁主簿。	王宗巢	光禄寺监事。
雷苏望	春子，秦王府典膳。		

按：鬻爵非古也，然张廷尉、黄颖川率以是显，则豪杰岂出一途哉？前数君子皆闾右豪侠，入资拜爵，耻与编氓者伍，志克自表见尔，与籍官营财，操券取偿者殊科，恶得概致鄙薄耶？

掾吏（入官者）

何供极	阳城主簿。	罗 维	襄垣大使。
温文衡	驿丞。	景凤阳	乐至主簿。
刘嘉闰	河泊副使。	冯 杰	
王荐贤	刘 焕	温如霞	雷大法
刘宗商	李长茂	任三畏	党 璞
罗国彦	任山□□汾□□□□宁乡县典史。		

余自省 任山东胜阳驿丞，迁青州府永阜仓大使。

刘乔林 任四川江津县典史。

孙 贵 任四川嘉陵驿丞，迁山西太原府大使。

按：吏途奸丛也，余邑多不吏，即吏，率凜凜奉法，唯謹如此，数辈皆得以功名终焉。倘所谓瘠土不民，机智其未闲欤。

武 职

杨彦得 资惠里人，有勇力，征鱼儿海子哈喇有功，擢宽河卫指挥同知。

刘 炳 敏之祖，洪武中以军功封百户爵。

杨 伸 安东卫指挥史。 李 敢 镇南卫右所百户。

党从戎 字居智，体貌魁伟，有经纶，举将才，任山海关大毛山守备，二任河南南汝都司，三任广西中营游击，四任右营参将，五任分镇新大路参将，管理苗夷汉□官兵威锋有功进阶□□□敕命钦授怀远将军，妻冠封淑人。

按：秦俗勇于公战，武勇固其天性哉？余邑数辈，皆崛起行伍，功高血战，勇哉夫也。虽不悬鹊肘后，然鸣剑伊吾，威扬塞北矣，□□耽于承平，耻言韬钤，橐弓矢而弄文墨，□功几绝响焉。呜呼，自古无百年无事之国，脱变起仓卒，岂雍容揖逊者所能了耶？有志请缨者，可以兴矣。

驰 封

冯 贵 原副提举，以子贵赠刑部主事，见《人物志》。

刘 禄 性纯笃，以子邦聘封沈府左长史。

寇遵孟 以子慎贵，当封以见任学官，志欲大用，不受奉。制诰曰：夙儒穷经，不以禄养□，向用之志，即纶纬，不强被焉。妻罗氏继王氏俱

屡赠恭人。

寇沂 以子遵典贵，勅封承德郎、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制诰曰：□富经
荀，名列庠□□璞未遂于鹏举□□已，绍于驹腾，会计分猷，就为
朴□□□著无实籍□荐，妻温氏，赠安人。

按，推恩先世，国家报功，旷典隆哉！蔑以加矣！余邑两封君，皆
忠厚长者，故令子濯濯克大家声。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不于其身，
则于其子孙者，是耶？非耶？

封荫

党世魁 屡以孝行著，因子从戎贵，诰封怀远将军。妻寇氏赠淑人，继妻张
氏封淑人。

党九鸾 名列庠序，举德行，授儒官，因孙从戎贵，诰赠怀远将军，妻亢氏
赠淑人。

同官县志卷之八

古迹志

天地间山河尽古也，率习厌之，无称惟一，经先民之营建，达士之品题，或为英雄据胜，或为名人留连，与夫贤人君子藏衣冠之地。令流览者，一吊其英风，每低徊留之不能去，而古斯名焉。是地，以人重也，述□古迹志。

故 城

同官故城，在县东北里许频山下，迨后周患迫两水，徙城于今治，其瓦砾犹存。义亭，按：后魏徙北地郡于宜君县界义亭故城，则义亭当在同官北境，今废，久不传，邑人不复知有此名矣。

山 蔡

文王山 在县西北四十里，耸翠凌霄，巅有文王庙。《雍大纪》：“文王射丰于此。”

马兰山 在县北三十里，永平间都尉张光戍守重地。

飞仙山 在县南三十里，中有石洞，为葛洪仙迹。

金牛岭 在县南三十里，隋末时有牧儿遇虎，一黄牛与虎格，得脱，会秦王擒刘黑闼回，亲射其虎于岭上，获之，因名其岭。

兔窝岭 与金牛岭接，唐太宗为太子时获兔，故名，石上有矢迹兔

形云。

西梁堡 在县东三十里，今故址犹存。

济阳寨 即故铜官护军，有土城高数丈，元末张良弼遣院判虎林赤都事吴进贤筑山寨，为据守计。闻开平王兵来，皆弃走，倾修寨，得故窖，尚有藏粟，有洞，傍穿数百尺，取水，今井迹犹存。

南古寨 在县北十五里，四面皆沟，峡上平，有井池，古人避兵之地。

黄堡镇 一名黄堡寨，前代守御地也，在县南四十里。

按：《地理志》：“黄堡在金尤为重镇，……旧有陶场，居人建紫极宫，祀其土神。”宋熙宁中，封其神为德应侯，以陶冶灵应故也。祀以晋永和时人柏林配享，盖传居人陶冶术者。今其地不陶，陶于陈炉镇，其镇复庙祀德应侯如黄堡云。

哭 泉 在县北五十里北高山上，相传姜女负夫骸，道渴哭之，泉涌出，其声呜咽，故名。

弩台二 一在县西南一里，一在县北一里。

按：诸山寨镇堡，昔固称雄，而今皆倾圮寂寥，余有胜名耳，志之，以为怀者一感。

祠 庙

孟姜女祠 在县北二里金山岩下，详见《诗集》。

灵泉观 在县北门外二里许。

孙真人祠 在县南三里，万历六年知县李一本建也。人言□□□□右□法为术故作厌胜云。

岱岳庙 在县北二里金山之麓。

关王庙 在县署北。

祠姜者何？殉节地也，祠孙者何？邻庠宁也，岱岳则远矣，而亦庙之者，盖其地山水殊胜，籍重神以镇福地耳。至关王庙，实禹祠也，建宇甚古。端冕凝旒，俨然禹像，盖睹漆沮而祀功，古人亦非无谓者，今人以关王当之，误矣。余祠庙亦伙，然非其鬼而祭之，谓之淫祀，淫祀无福，特削之不书。

寺 观

重兴寺 在县西北隅。不知建自何时，寺门前有二石柱，上刻《金刚经》。

太和寺 在县东三十里。

三门寺 在县东北三十里。

开福寺 在县西四十里。

清凉寺 在县东三十里陈炉镇。

兴山寺 亦在陈炉镇。

高平寺 在县南十五里。

圪罗寺 在县南四十里黄堡镇。

兴国寺 在县西八十里。

清宁观 在县署东新兴坊。

按：虚民财者，寺观为甚，余邑不数，尚皆古建，亦湫隘不甚华壮，仅足栖像已尔。语云：寺观之盛，正教之衰也。同其免矣。

八 景

济阳夕照 峰峦秀出，每日归崦嵫，赤霞绚采照耀，时久不昏，上旧有夕

照亭。

仙洞朝霞 葛洪养真处，去县二十里，其山皆石，块磊奇异，洞口当山之阴，每值天晓，霞光掩映如绣，时久不歇。

姜祠清风 姜女殉夫处，去县二里，金山岩下，有石洞，旁有泉流，呜呜如泣如诉，清冷沁人肌肤，前有亭，亭前植绿杨数株，风拂柳丝，清爽异常。

石隙见金 姜女石洞，谒者虔诚拜祷，常有金钗一股从石隙中坠下寸许，人皆见之，有元至正二年同官尹孙彝碑记。

灵泉福境 泉在姜祠之北，岱岳庙内，涌自石□中，引为流觴曲水，湛然寒冽，水冬□冰，岁旱祷之有应。人病取水和药，多愈。□有一松，高十余丈，挺然独秀，松风水声，颇为清绝。

高峰连云 去县四十里，名曰北高山，山之高不知其几千丈也，登其岭，万山皆俯，双目四眺，秦境已半收矣，上有女华祠，亦甚灵异。

炉山不夜 去县三十里，即陈炉镇也。其山自麓至巅，皆为陶场。土人燃火炼器，弥夜皆明，每值暮夜，远眺之，荧荧然一鳌山也。

奇峰天堑 去县三十里，三山鼎立，断崖千尺，二水汹涌，从两峡中，皆作石门，真百二中一要枢也，每登高舒眺，林木葱蔚，叠峰献秀，水流有声，殊为奇观。

按：达人大观，寓情于景。余邑鄙，无名山佳水，足当胜游，而兹数景者，亦足以见奇表异，娱目舒兴，流览君子，当自得焉。

坟 墓

单雄信墓 在故县村开福寺一里许，无碑，有石羊一，毁其半。

元都尉钟升墓 在县西北神水乡崔家堡，有碑，为耕者没其半，其存者，载为元大德四年间也，墓前有石人一，石虎

三，石羊二，又前，则堡遗址存焉。

国朝金事冯宁墓 在县东四十里地曰南神鹅。

御史雷雨墓 在县东二十里地曰枣园。

夫生而雄耀当年，没则封壤标树，令百世下凭而吊之，大丈夫然哉！单以前朝殊勋，固宜有传，而钟亦胜代贵戚也，岂得泯焉？与物同朽，记之是矣，其冯雷两先生，虽近时风宪，然哲人已逝，今日之新垒，他日之古冢也，故得并列于古迹云。

同官县志卷之九

艺文志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义大矣哉！同，西京属宇，其间文人掞藻韵士游人固自不乏。虽往帙散逸，然索之蠹简，考之残碑，尚缅缅堪采，是亦一邑之文献也，故为艺文志。

碑 记

元太定灵泉观敕谕碑

略云，去县之北仅二里余有灵泉观者，实岱宗之行宫，镇铜川之福地，形势雄壮，殿宇峥嵘。西腋巅峰之云岩，翠侵户牖，瞰漆水之烟浪，润彻轩楹。南面孤祠暮雨，犹孟姜之泣泪。北覩神水鹿苑，隐梵僧之译经。周回顾盼，岚光堆里，松萝影中，霎阙连云，重楼耸汉，诚一方之奇观也。

节爱堂辞

略云，夫今之吏弊，大较有四，曰贪、曰酷、曰谄、曰傲而已。有一于是罪曷能逭不尔，且将坏名。昔李文靖公沆，宋贤相也，犹曰：“《论语》如‘节用’‘爱人’二字，尚未能行，终身诵之可也。”噫，非文靖能以身体而默识，亦岂知其真未能耶。大哉圣言，义斯备矣！盖惟节用，则必视国犹家而不贪。惟爱人，则必视民如伤而不酷。不贪，则其志卓而何所以谄？不酷，则气平而何有于傲？二善立而四蔽去。非圣

人之言，其孰兴于斯。余自作县以至今官，每以是存心出政，而愧于未能，抑觉其得力处亦颇在是，乃思与诸贤共之，而以名其听政之堂，诚欲诸君子诵法圣言，直与文靖为匹。而余一日之长，得以乐观其成，是吾名堂之义也。乃若知□□□。

奎光楼铭 光禄卿马理略云，先师庙东，启圣祠西，翼然有楼，高与云齐，篋笥芒芬，贮藏何物？孔传斯文，斯文维何？贤传圣经，光焰烛天，比日比星，照临下土，民用耳目，苟无耳目，进退维谷，嗟嗟斯文，维道之盛，可以修齐，可以治平。君子学习，道得于身，希孔希颜，尧舜君民，彼二氏出，予尝傍观，蛊毒魔魅，术皆在焉。东南有人，谭此玄虚，云养此心，何必读书，名虽为儒，实宗异端，浲水为灾，害不是燔，贤侯建楼，命曰奎光，示我英髦，学知向方，髦士登楼，温故知新，盍辟邪说，与孟比伦。

孟姜女传序

秦始皇时，有孟姜女者，楚地澧人，范郎妻也，姓姜氏，行一，故曰孟姜女云。归三日，范郎赴长城之役，姜女恒登台望归，今澧州有望夫台，其遗迹也。望久不归，则制为寒衣，躬往送。方望时，台旁有竹，以针刺叶，碎细如线，今其地竹叶犹宛如线然。其地又有石镜，州人名曰“烈女遗镜”。岂其望夫不归，遂弃掷妆具而不复用耶？诗曰：“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此之谓也。今二物并存，岂天留烈女遗迹，以阴骘彝伦也耶！其送寒衣自楚而北，经尧都，浍水涨而巨济，则手拍南崖而哭，浍为之浅而可涉，今平阳侯马驿南浍河南浒沙岸有手迹数十，自古及今岸崩难以数计，而其迹不灭，亦天与留遗迹也。自是赍衣至城所，寻问范郎不见，人曰：“此人从事，力绵而功寡，吾大人执而埋之版筑中矣。”烈女乃绕城而哭，哭声震地，城一隅为之隳焉，

隳所云雾之中，范郎见其像焉。烈女即其处而求骸，多不可辨识，乃啮指出血滴骸，见指血渗入其骨不可拭者，知其为夫骸，遂负之以归。盖由君子济渡经雕阴而奔也。时夫长白其事于主将，主将命骑追之，烈女至宜君山同官界所。登山，渴甚，痛哭，地涌甘泉，济其渴焉，今其地名曰“哭泉”，有铺焉，亦以“哭泉”名其遗迹也。时烈女倦甚，不能奔趋，而追骑将及，忽山峰转移遮路，若前无径然，追者乃拨马而反，于是烈女之难始脱。烈女由是南至同官水湾之所，筋力竭矣，知不能返澧，乃负骸置之西岩石龛之下，坐于其傍，遂瞑目而逝。逝后，同官人重其节义，乃即其遗骸塑双像而祠之。其龛中石隙，祠人致诚，以烛燎之，则有金钗出现，示神异焉。古今诗人过其祠者，罔不题诗祠壁赞美，然不著其为何许人。或曰：“即《左传》《孟子》所载杞梁之妻。”后人辨其非是，是矣，然终莫详所出。于方舆，岂皆附会之与？由是言之，烈女之贞心，感天地，动鬼神，变异山川草木，信非诞妄明矣。太史迁著《史记》，志秦汉事，荆轲以刺客得书，邓通、韩嫣以佞幸得书，卓氏以货殖得书，烈女乃遗而不录，致后人惑疑，此史迁之失也，则夫古今诗人咏叹其事，均有关于风化，胡可泯耶？今录其存者，刊而布之四方，命曰《姜女集》云。

重修邑侯彭公遗爱祠碑记 教谕苏兆民

略云，邑侯彭公之尹同，去今二十余年矣，父老谈及，辄唏嘘太息，窃意侯其有奇绩瑰政欤？乃询其实，佥曰侯之莅吾土也，善状不可缕指，大都崇体要而不屑屑于毛琐之行者，上无束湿之政，下享无事之福，天假之年，当必益溥德施，贻我元元无疆之庆，奈以冲疲之邑，兼之簿书之劳，捐馆吾邑，若辈盖感邑民遇侯而伤之遇也。悲夫，治邑三年毫不染指，行李萧然图书数帙而已，时议谓侯之廉能仁恕，于法得祀，而况

没于兹土，神或凭焉。相与构祠于县之南隅，肖其衣冠而祀之，窃读太史公《循吏传》，于深文苛刻者辄不录焉，其所重可知矣。彭侯政尚敦大，民用恬熙，有古循吏风。固宜其民之爱而思，思而祀也。岁久祠圯，邑人士相与白于今侯屠公，愿有以葺之，侯可其事。今邑尉陈君董之，于是输力输财，猬集蚁聚焉，仍旧址为堂者三，为门者三，丹垩楹甓，璀璨掩映，甫阅月而庙貌重新哉，邑人士可谓善报侯矣。嗟嗟！最难得者，斯民之心，而尤最难得者，身后之民心，非甚盛德，曷克臻此乎！侯之贤，可谓善感人矣，祠工告竣，祀事聿举，过祠者式瞻像者，思是役也，其有关于民牧岂浅鲜哉！咸谓宜树之石以告来者，适邑大夫授简，小子敢辞搦管之役乎？遂撮其略以纪岁月，若夫入祀，嘗序其实政，固犁然具也，兹不赘云。

邑侯马公遗爱祠碑记 进士寇慎

略云，人生不朽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又其次立功。而爵禄名位不与焉！士君子陟华躋巍，每以不能有一于此，以垂休流鸿为憾。矧当凋敝之邑，繁剧之冲，任以劬勤之职，兼此三者而悉备于一身如公者，盖甚难矣。方公之剖符而来同也，识者为公扼腕，而公独慨然曰：“盘根错节正利器之场，矧同为左冯翊地，右循良踵踵，岂易民而化哉？”未几，即出郊问民疾苦及一切窳弊与故时所施行状，其可者稍稍仍之葺之，不可者于是起而改弦促柱而张之，又从而剂之剏之。邑所最苦者，莫过于荒粮，公为之调停改折，多方招佃，荒山变为桑麻，而鸿雁不歌矣！尤莫弊于催科，若皂卒入乡，鸡犬弗宁，公特以露布传谕，远近接踵上输，赋额辄盈而蒲鞭高悬矣，且大户两税告完即放归农，划其例馈，蠲其役使，裁省其冗费，真如卵翼而濡沫之也。城迫水患，几于鱼民，往时稍加阻塞，辄复没去，数百金钱尽委之于波臣。公独躬率衙役，高

其堤，丰其坊，直驱狂澜而东之，迄今金汤无恙也。岁省膏脂且不赀矣，他如除凶顽以安善类，修学校以崇教化，严武备以待暴客，修囹圄以防不虞，诸善政更仆未易数也。美哉，荡荡乎，政以庇民矣！其古之遗爱乎？然犹未也。公犹善文辞，间又以暇日过学宫，躬率博士弟子，与之诵说六籍之遗而校讎其艺，每至饥疲不忍去，而人文为之丕振。美哉，沨沨乎，文以饰治矣！其古之遗言乎？且门无私谒，政无贿成，乃冰其清，乃玉其洁，其揭诸堂联以自明云：“眼前皆赤子，头上有青天。”美哉，融融乎，行以彰轨矣！其大雅之不群乎？夫政亦庇民，功也；文以饰治，言也；行以彰轨，德也。公今去十年余矣，同人士铭公于心，碑公于口，千百年当如一日也，而尚可朽哉。云云。

诗 文

同官有感 主事叶懋赏

宜君百里入同官，满目萧条未忍看。闾巷半随风雨圮，村墟空有雪霜寒。
三边逆虏师难退，二月新丝肉却剜。无限幽情随漆水，夜深呜咽下高滩。

同官夜意 参政行庵陈其学

荒城夜雨滴梧桐，夹膝无情梦事空。漆水铜川烟正冷，不知何处落征鸿。

金锁关即事 副使王崇吉

牡丹川北兜零发，柳树坪西羽箭稠。分陕独怜金锁夜，抱关犹记玉门秋。征人倚堞烟双峡，病戎筹边月半楼。稍喜嫖姚整戎幕，荒村拂曙听啼鸠。

中部同官道中，春雪连朝乍落乍晴即事四绝

六花久报颂玄文，五出初看落塞云。岂是东皇偏情巧，为翻淑气荡侵氛
春雪五出故云。

黄帝陵高雪色浓，琼鳞珠粒散杉松。寒光闪灼金银气，仿佛轩车驾玉龙。
千峰雨雪何霏霏，错落瑶华点翠微。断送轻寒归远戍，涧回枯槁待春晖。
金锁关雄雪阵屯，凝华积素失山村。乍闻羌笛落梅调，疑是春风度玉门。

读孟姜女同官祠诗刻，率尔成十二首因檄葺祠刻碑

寒衣珍重寄长城，痛绝悼亡雉堞倾。间左闺人应洒泪，望夫齐愧断肠声。
登台掷镜眺边关，不为行云惨别颜。一哭城崩秦鹿走，咸京谁上望夫山。
遥瞻绝塞朔云间，九死殉夫岂望还。招得遗魂从旧骸，千秋同对女回山。
楚水愁烟白日曛，寄衣宁绊石榴裙。亡秦久自传三户，更惨贞娥哭塞云。
泉溜山回呵护随，秦兵何事逐蛾眉。虎狼习惯焚书旧，不贵殉夫节烈奇。
清冽涓涓飞翠阿，山灵似应泪滂沱。杨清细品玄泉味，全异听者如镜波。
风驰追骑下边关，地卷云迷隐玉鬟。虚忆暴秦能走石，何如烈妇自回山。
三日离情百岁心，甘从绝塞倚藁砧。芳魂应化鸳鸯鸟，尝友韩朋墓上禽。
苦筑长城驰道开，阿房已暗变烽台。贞娥哭罢素灵哭，未审谁人系后哀。
虚言绝脉为长城，谁筑冤骸召哭声。吊古女回争系马，懒将恬笔勒恬名。
扶苏仁问自重光，节烈忍教死路傍。试听彭原鸣咽水，争如姜女哭泉香。
醉来天帝已长醒，欲遣赤龙逐素灵。早悟焚书节义少，故开名烈照丹青。
万历己未孟秋朔三日，巡按陕西川湖监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汝南傅商题。

姜女吟 宋知县宋宗谔

红颜犹感梦中祲，朝来却望邈难寻，裁就寒衣愁不禁。君衣长短记莫真，
支瘦冲寒宁窄纤。竹叶含情缕缕菁，菱花落涧嶙嶙晶。悲凉关月有时望，
凄断巫云何处行？双手拍来分岸迹，一泓涌出写幽贞。可怜万杵长城怨，
博得蛾眉几哭声。九渊填郁地灵开，洒血濡枯辨草荄。走鹿未须惊怨鹄，
途穷不信有山回。只钗紫气堪横斗，半袖清风送落梅。函谷衡阳千载恨，
行人只说泪泉隈。

过哭泉祠 副史王崇古

姜女来千里，荒祠隔万山。哭泉疑楚泪，刺竹拟湘斑。遗骨悲难返，贞魂苦未还。漆川与江水，流恨日潺潺。

其二

浍崖会手迹，回岭贮金精。造化真怜节，山灵解护名。塞垣今荡析，祠宇古峥嵘。愈信扶苏事，天应报女贞。

经孟姜祠有感 御史浦鑑

姜女祠前过，千年名未湮。寄衣曾入塞，堕泪独伤神。遂至捐躯日，犹存在世身。坚贞藏石室，激俗可新民。

秋霜劲节 宋侍制张掞

哲妇丛祠倚翠岑，哭城遗烈可悲吟。秋霜劲节男儿事，何是天钟女子心。

烈女贞洁 布政余子俊

人间纲常若个扶，士廉女洁本同符。笑他受直营营者，立马祠前感愧无？

题姜女祠壁 都御史杨巍

烈女山头还有庙，秦人塞上已无城。经过莫听漆河水，犹似当年号哭声。

孟姜女祠歌 提学王世懋

同官城边姜女祠，正史不传传口碑。精灵偶□杞梁妇，节概宁比华山畿。秦皇昔日北防胡，长城自谓千年图。明年役罢祖龙死，亡国却是骊山徒。空令白骨积城下，哀哀寡妇吁天呼。当时埋骨知多许，独有贞名耀千古。长城不祀蒙将军，儿童能道孟姜女。吁嗟呼，长城遗址犹可没，姜女之名终不灭！

挽姜女诗八首 副使邢云路

(一)

送君行役去，泪下满衣裳。一别关山道，何时返故乡。

（二）

自君之出矣，寂寞守孤帷。君去自不返，妾悲君岂知。

（三）

迢递长城道，迢迢少妇身。夫君在何处，愁杀望夫人。

（四）

烈女千年迹，河桥百代名。有时风激濑，犹似哭声声。

（五）

一哭心断绝，再哭城崩缺。秦皇如未知，天地为震裂。

（六）

阴云愁黯黯，仿佛见夫魂。沥血渗枯骨，吞声万古冤。

（七）

结发百年期，谁知中道绝。负骸无瘗所，死共山中穴。

（八）

自古谁无死，求仁已得仁。千年祠宇在，愧杀二心人。

拜姜女祠留题志感 滨聿刘余泽

祠外潺湲漆水流，祠前山色黯凝愁。楚台石在犹悬镜，秦帝城崩已共丘。胡马几嘶青草月，杜鹃长叫白杨秋。可怜紫塞寒烟里，多少征人骨未收。

哭泉

哭彻黄泉泉水生，只今犹记哭泉名。杞人剩有忧时泪，过此应吞第一声。

题姜女祠二首

（一）

千秋义妇气璘珣，石壁祠前古迹新。堪笑须眉同草木，独留冰玉愧凡尘。罢妆弃镜石犹碧，刺竹停针叶自春。城与筑城人尽朽，于今还说哭

城人。

(二)

摧城负骨亦奇哉，遗像双双古洞隈。石壁故留钗影照，水泉犹带哭声来。孤云碧嶂常如昨，万古丹心竟不灰。欲吊芳魂何处是，断岩残柏有余哀。

题姜女祠二首 役袒王图 吏部侍郎

贞心苦节凜清秋，云树苍茫洞壑幽。钗影不缘风日灭，手痕常傍岸沙留。望夫台上千行泪，追骑山前万缕愁。试看涧边东去水，而今犹带哭声流。

烈女祠堂隐翠微，凭虚欲问世相违。不将丽质偕幽梦，徒使芳魂伴夕霏。秦地只余心未冷，楚江应化蝶双归。逐臣节妇千年恨，惆怅风前对落晖。

题孟姜女 役袒王淑抃 丁未进士

祠前春草踏还生，今昔犹传姜女名。判死一身归大块，误人百岁是长城。天留石镜寒生魄，水咽哭泉夜有声。故国云山隔湘楚，芳灵何处觅归程。

题姜女祠 仪封王安仁

去国寻夫几万程，荒山完节一身轻。竹枝犹写登高恨，泉水空闻痛哭声。皦日青松余正气，悲风白骨怨长城。秦灰既冷芳名烈，不比人间儿女情。

祭姜女文 知州李一本

甚哉，秦之无道也！役姜之夫而尽其力，又积之长城之下，卒使姜万里而来。一哭而崩其城，出而负之此山之下死焉。甚哉，秦之无道也！然侈姜事者，以为计竹而竹线，弃镜而镜石，手岸而岸痕，涉浍而浍浅，

哭泉而泉涌，入山而山回，隔万里而望之台之上，出乱骸而验之指血之中，生无金钗之饰而死有金钗之应。君子有信有不信焉，愚以为信者固非，而不信者亦非也。何则？姜之烈，果能动天地感神鬼如斯之速也，则其自澧而来也，胡不能少延其夫数月之生，以其所送之衣而加之乎其体？及其自秦而归也，又胡不能少延其身数月之生，以其所负之骨而返之乎其乡？是信者固非也。然推姜之心，则天可崩，地可裂，而范郎决可遇，而哀姜者遂以为姜之精诚真能崩乎天，裂乎地，而数事之异，即从而为之辞，亦良心之所发，若欲亲见其崩裂者，非有心于语怪，故虽怪亦理也。况志一则动气，而姜之气又独得天地之正，此以正感，彼以正应，又何疑焉？是不信者亦非也。不然，则愚之生，后姜且数千百岁，非竹、非镜、匪石、匪山，胡为至此而形神俱爽，见其山若独明，水若独秀，咸凛然有生色之意？又胡为而入其祠，见其像，尚如泪痕之在，欲手挽范郎之衣而与之俱归？及见范郎之像，又若阳阳然以有姜为幸死而无恨者，数事之异，又何疑耶？又况乎后千百世同愚是感者，尚不知其几千百人耶？嗟乎，姜以一哭而崩其长城者，为秦之杀其夫也；子房以一击而中其副车者，为秦之杀其君也；陈胜以一呼而乱其山东者，为秦杀其父兄子弟也；沛公以一人而破其咸阳者，因天下报秦之心而为之报仇也。然子房之所凭藉者，千金之力士；陈胜之所凭藉者，狐鸣之异迹；沛公之所凭藉者，天下之谋臣。而姜独以一妇人精诚之泪而隳之。甚哉，秦之无道而姜能亡之也？儒者知秦之为天亡，而不知亡之于姜，何也？愚又意亡之意，若曰姜以一妇人而知报其夫，故吾为之崩其城而示以数者之异，秦之可报无难也，而天下豪杰不起而报之，何也？愚于是而益有感于豪杰之起因夫姜，而断然谓之曰：亡秦者，姜也。不然则数事之异，皆秦之妖，夫妖之兴，为秦也，非为姜也。尚飨！

祭邑侯彭公文 西安府知府梁鼎贤

吏为民之舟航，民为吏之柁柂，民无循吏则不天，吏无思民则不世，故德泽之下遗，即肝胆以上缔。或祀永于桐乡，或泪漂于岘碣，此金石所难磨，非招徼之得例，惟吾翁之于兹笃，卓鲁而同契，载廉名而犹轻，酌贪泉而弥励，樽置途必当厄，镜悬胸不察细，既惠迹以孚遐，亦荣枯而起敝。食于官，有杯水，卒之日，无寸币，虽深山与穷谷，尽奔号而走涕，骇安流之淫预，为庚域之归轡，抚枯竹于雷阳，留寇准之遗惠，翳姑射有凝神，斯万物无疵疠，故畏垒之祝尸，为众心所攸系，羌夸德之流辉，翔凤览于荟蘋，羨华裾之发祥，方蝉联乎盛际。鼎贤拟视，步于先猷，忝依华于贵系，幸出守乎是邦，聆德音之未逝，阻尺组之展瞻，托瓣香以致祭，数往效于无前，邈盛徽之莫继，询故老与遗黎。尚嗟兰而悼惠，顾沮漆之汤汤，流慈膏于百裔，采润沼以成芗，倘灵英之暂旨。尚飨！

按：文不关理道，虽工无益也。余邑诸碑记，时文颇广，此仅以数石见录。并非其扬政治，则其开节义于世教之心远有裨焉，若曰工藻，缵饰丽，观□□非其意矣。

同官县志卷之十

杂述志

易有杂卦，礼有杂记，盖事涉庞涓，类难归一，非衰而萃之，必致遗落，故櫽括散帙，摃收遗事，特以杂述终焉。

仙 术

葛 洪 字稚川，素事修炼，今飞仙山石洞，其养真处也。亡时年八十一，其貌不改平生，体仍温柔，举之入棺，轻如空衣然，时谓之得尸解云，所著有《抱朴子》行于世。

按：神仙之说，似涉悠谬，而葛仙石洞，世传不磨，倘亦无其理，而有其事者，君子或不尽非也，述以志疑。

寓 贤

杜 甫 字子美，少陵人，遍游秦蜀之地，尝驻车同官，有“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之句，留置县署壁间。

皮日休 字韶美，襄阳人，尝览胜关中，寓居同官，旬日而去，今县署壁间留一短碣云，“余行邑过此，偶无令长，遂寄榻县宇，步履后圃，荒芜不治，独有四小柏，郁然于草莽间，与菅茅并处，良可叹者！后之来者，当有瘦马长官，定能为四柏主人，幸无忽此语也。政和三年

三月望日日休书”。

寇准 字平仲，华州人，后相真宗，见《宋史》。尝侨居同官之东山，去城十里许，竖有小碑，万历初犹存其半，今并为耕夫所没，尚有四棱碑一，字迹漫灭，不可认识，傍有一泉，公所汇也，迄今名其村曰寇村云。

按：同地幽仙，诸名流间多驻趾，惜无传纪之者，即今杜诗，止存二句。日休岂无题咏？而莱公遗迹剩有村名在耳。余可类推今先哲芳踪与时俱逝，山川亦失幸也，宁不慨叹？

灾 异

神龙元年四月，同官大雨，水漂民居五百余家，是月，又雨雹杀鸟兽。成化二十三年，同官大饥，人相食。嘉靖三十四年大饥，十二月十二日夜，地震有声，同漆二河水涨，坏公私庐舍以百计。是岁黑眚见。

万历十年，岁饥。十四年大饥，斗米三钱。十五年复大饥，道殣相望。十六年野有苍狼噬人，往来城中无禁。四十四年夏，六月飞蝗蔽天，西去，不为灾。四十五年春，蝗蝻食禾。

按：同在山中，故岁多雨雹，而蝗蝻则自近始，且山阜土燥，不十岁间必罹饥荒，闾阎无兼岁之粮，仓库乏陈因之积，一遇大祲公私交困，则先时修备之策，不可不讲。

附 录

永平六年，卢水胡反，北地太守死之。都尉张光避戍马栏山，贼围百日不解。梁王彤遣司马索靖将兵救光，光得还长安。按：靖即北地太守湛之子，父子并有功北地。永嘉三年，平阳刘芒荡自称汉后，诱羌戎僭帝号，

据马栏山，时支胡五斗叟，郝索聚众数千，屯新丰，与芒荡合党，征西大将军南阳王模遣将淳于定，破芒荡与五斗叟并斩之。后赵石弘时，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扰北地，与石斌相持，石韬等率骑掎句大之后，与斌夹击破之，句大奔马栏山。俱《晋书》。

太和八年，令同官以席布充税《魏书》。至元八年，蜀人常德明事叔母廖氏甚善，后避兵北徙，至中部，廖疾甚，医谓必得附子可愈，德明走秦川购之市，苦无附，狼狈归，过同官灵泉观，取米而炊，米囊旧有一胡桃取置其侧，炊毕，掇之，怪实且沉，以火烛之，乃一大附子也。且喜且愕，持归药母，果愈，万户刘秉中为记立石。嘉靖二十六年，北虏万骑从长城而下，同官戒严，顷以崎岖不便，长驱遁去。万历十一年，苍龙见于文王山。十二年，回贼千群聚啸文王山，劫掠纸房、陈炉诸村，居民大震动，大军讨平之。十七年，黑龙见于同官界之东南。济山下方泉傍，一丰碑中断，额书“唐光禄卿吕公颂”七字，中文字半存灭不可读晓，书法轩举，大似柳公，但不知吕公者为谁，志已存□。红土坡山南为富平境，万历间，富平人欲穿此山引水灌美原以下田，诸村居河饮者，皆私忧之，一时欢传谓势且行，人益急，会所值时候皆贤，事遂寝。同官南北当西延之冲，民贫且寡，转运繁剧。嘉靖二十九年，巡抚傅公凤翔行县，念民贫苦，乃议留驿，傅银每年百二十两为雇直费，刻石仪门下，以为常规。万历十年，复裁之，转输不减往日，而所议规辄中止。于是民日益劳，不任供送矣。

此境内世故之变迁，物情之换易，特附述之，供博雅者一玩云。

新修同官县志后序

粤稽《周礼》，小史外史，掌邦国四方之志，自汉而下，则有风土人物之志，先贤耆旧之传，摭拾一方，盖以范风俗，存典刑，非故夸胜山川，侈美土物已也。后世祖之，于是乎，郡县之志日新月盛，几于汗牛充栋矣。余邑虽蕞尔弹丸，然典制同，治理同，且山川甲于他郡，而文献无征，方册不传，良可太息！往候兹土者，不知阅几何人，率以簿书鞅掌，蘧庐宿去，谁复加意编纂，传信往古以诏来者？今侯大梁刘公褰帷入同，百废俱兴，逾期而化行俗美，吏畏民怀，乃于画诺坐啸之暇，博访古迹，旁询宿儒，山川名物，风土习尚，搜罗数百载之前，属永修氏条分类析，编次十卷，千秋事迹，昭然指掌，蔚乎古史之遗矣。今而后将结驷而游者，览图藉，镜千古，曰是亦西京文献之区也。剖符而至者，按故实，核典章，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嗟嗟！自同列郡县以来，升沉宦海，不知几更，乃景耀不朽，惟我侯与此书俱永矣。不佞典叨在狄门，躬逢盛典，援笔叙诸末简，以昭我侯文章饰吏治之一班云。

时万历戊午岁十一月念一日，邑举人寇遵典书。

整理《同官县志》后记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新整理的《同官县志》在金秋时节出版了。十年一梦，终成实境。全体工作人员怀着喜悦而惶恐的心情，将重新整理校点的《同官县志》奉献于世人。

现存《同官县志》始修于明万历戊午年（1618年），明、清两部记述较为简略，民国一部记述比较详尽。作为印台历史上仅存的三部方志，价值十分珍贵。

2006年，区上组织了一批方志学者及工作人员，历经两年时间，对明、清和民国三部《同官县志》进行了整理并出版发行，对于推进地区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有益作用。但由于当时印数较少，也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十年过去，当年整理出版的《同官县志》已经很难找到。

为适应形势发展之需要，满足各方需求，2016年9月区委、区政府决定，重新整理出版《同官县志》，并成立区委书记赵富祥担任顾问，区长李亚莉担任主任，区委副书记焦毅，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敏，副区长苗源担任副主任，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府办、区政协办、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档案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教育科技体育局、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史志办等

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同官县志》整理委员会。整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冯玉发同志担任，由于工作变动，2017年春节后由陈友仓同志担任，史志办张续东、陈金楼、王雪艳、闫红等参与其中，具体做好《同官县志》再次整理出版工作。

2016年秋，《同官县志》再次整理工作启动以来，全体同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力求更好更快地完成此项重任。整理旧志难在文言文的断句，难在为繁体字找到相应的简化字，还难在古籍的字迹漫漶，难以辨识。时代的变迁、事物的变化、语言的变异，都给旧志整理带来了难度。为了奉献给读者一版最接近原著风貌、最真实准确，繁体字变为现代简化字、古汉语经过现代汉语标点符号断句的《同官县志》，我们在2006版《同官县志》的基础上，又参照影印电子版《同官县志》，相互比对，查字典、翻辞海，字斟句酌，详加考证。常常为一典故、一生僻字、一当时的专业用语绞尽脑汁。汗水换来果实，从冬到春到夏又到秋，时光荏苒，现存的三部《同官县志》终于整理完毕。为便于读者一览无余，本次新版明、清、民国三部《同官县志》合为一套精装，也方便珍藏，提高使用效率。

新版《同官县志》的出版，其功应归于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得益于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和区级相关部门的支持。区委书记赵富祥多次指示，要抓紧时间，加快速度，整理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同官县志》，为印台经济社会发展推波助澜。区长李亚莉多次询问整理工作的进展，并拨付专项经费，要求加快进度，提高质量，以全新的《同官县志》呈现于时代，呈现于后人。省、市方志部门也给予了专业指导，区级各相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三秦出版社专门从事旧志校注的编辑部主任甄仕优、编辑贾西周百忙之中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中

肯意见，值此一并感谢。

整理《同官县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虽“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仍不敢有怠。为志者常惴惴于资料之疏漏，文字之不工。唯以虚心求教方家之斧正，或待后学之纠补，以为幸甚。

铜川市印台区《同官县志》整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